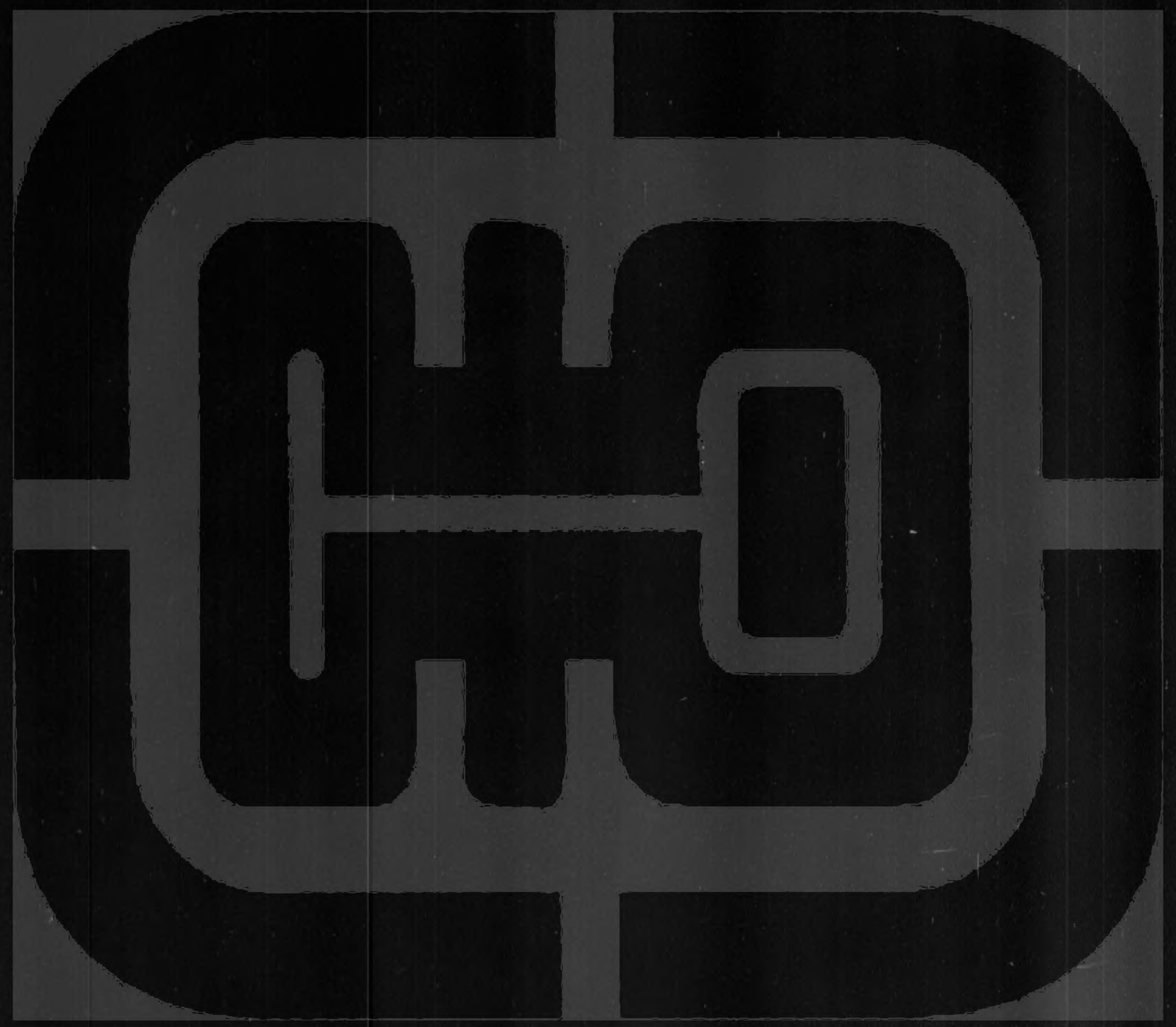


明哲門

漢高祖不宿柏人

八年高祖東擊韓王信餘寇於東垣過柏人貫高等壁人於厠中欲以要高祖高祖欲宿心動問曰縣名爲何曰柏人高祖曰柏人者迫於人也遂不宿而去

穆生以醴酒不設去楚

景帝三年初楚元王好書與魯申公穆生白生俱受詩於浮丘伯及王楚以三人爲中大夫穆生不耆酒元王每置酒常爲穆生設醴及子夷王孫王戊即位常設後乃忘設焉穆生退曰可以逝矣醴酒不設王之意怠不去楚人將鉗我於市

遂稱疾臥。申公白生彊起之。曰。獨不念先王之德與。今王一旦失小禮。何足至此。穆生曰。易稱知幾其神乎。幾者。動之微吉凶之先見者也。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先王之所以禮吾三人者。爲道存也。今而忽之。是忘道也。忘道之人。胡可與久處。豈爲區區之禮哉。遂謝病去。申公白生獨留。王戊稍淫暴。太傅韋孟作詩諷諫。不聽。亦去居於鄒。戊因坐削地事。遂與吳通謀。申公白生諫戊。戊胥靡之。衣之赭衣。使雅舂於市

北海敬王智慮畏慎

永平十七年。北海敬王睦薨。睦少好學。光武及明帝。皆愛之。嘗遣中大夫詣京師朝賀。召而謂之曰。朝廷設問寡人。大夫將何辭以對。使者曰。大王忠孝慈仁。敬賢樂士。臣敢不以實對。睦曰。吁。子危我哉。此乃孤幼時進趣之行也。大夫其對以智慮畏慎如此

鍾皓以保身全家爲貴

建和三年。鍾皓素與荀淑齊名。李膺常歎曰。荀君清識難尚。鍾君至德可師。皓兄子瑾母。膺之姑也。瑾好學慕古。有退讓風。與膺同年。俱有聲名。膺祖太尉修。常言瑾似我家性。邦有道不廢。邦無道免於刑戮。復以膺妹妻之。膺謂瑾曰。孟子以爲人無是非之心。非人也。弟於是何太無卑白邪。瑾嘗以膺言白皓。皓曰。元禮祖父在位。諸宗並盛。故得然乎。昔國武子好招人過以致怨惡。今豈其時邪。必欲保身全家。爾道爲貴

晉張翰等各隱去以避禍

太安元年。齊武閔王冏既得志。頗驕奢擅權。大起府第。壞公私廬舍以百數。制與西宮等。中外失望。冏謂曹攄曰。或勸吾委權還國何如。攄曰。物禁大盛。大王誠能居高慮危。褰裳去之。斯善之善者也。冏不聽。張翰。顧榮皆慮及禍。翰因秋風起。思菰菜蓴羹鱸魚鱠。歎曰。人生貴適志耳。富貴何爲。即引去。榮故酣飲不省府事。長史葛旟以其廢職白冏。冏徙榮爲中書侍郎。賴川處士庾衮。聞冏暮年不朝。歎曰。晉室卑矣。禍亂將興。帥妻子逃於林慮山中

東晉王導善處興廢

太興三年。王敦殺武陵內史向碩。元帝之始鎮江東也。敦與從弟導同心翼戴。元帝亦推心任之。敦總征討。導專機政。群從子弟。布列顯要。時人爲之語曰。王與馬。共天下。後敦自恃有功。且宗族彊盛。稍益驕恣。元帝畏而惡之。乃引劉隗刁協等。以爲腹心。稍抑損王氏之權。導亦漸見踈外。中書郎孔愉。陳導忠賢。有佐命之勳。宜加委任。元帝出愉爲司徒左長史。導能任真推分。澹如也。有識皆稱其善處興廢。而敦益懷不平。遂構嫌隙

王允之聞王敦逆謀

太寧元年。王敦從子允之。方總角。敦愛其聰警。常以自隨。敦嘗夜飲。允之辭醉先臥。敦與錢鳳謀爲逆。允之悉聞其言。即於酲處大吐。衣面並汚。鳳出。敦果照視。見允之臥於吐中。不

復疑之。會其父舒拜廷尉。允之求歸省父。悉以敦鳳之謀白舒。舒與王導俱啓明帝。陰爲之備

宋太宰義恭得免於禍

大明五年。正月戊午朔。朝賀。雪落。太宰義恭衣有六出。義恭奏以爲瑞。武帝悅。義恭以武帝猜暴。懼不自容。每卑辭遜色。曲意祇奉。由是終武帝之世。得免於禍

唐楊元琰先請爲僧得免罪

神龍元年。楊元琰爲衛尉卿。先是元琰知武三思浸用事。請棄官爲僧。中宗不許。敬暉聞之。笑曰。使我早知。勸上許之。髡去胡頭。豈不妙哉。元琰多鬚類胡。故暉戲之。元琰曰。功成名遂。不退將危。此乃由衷之請。非徒然也。暉知其意。瞿然不悅。及暉等得罪。元琰獨免

司空圖陽爲失儀以避世

天祐二年。初禮部員外郎知制誥司空圖。棄官居虞鄉王官谷。昭宗屢徵之。不起。柳璨以詔書徵之。圖懼。詣洛陽入見。陽爲哀野。墜笏失儀。璨乃復下詔。略曰。既養高以傲代。類移山以釣名。又曰。匪夷匪惠。難居公正之朝。可放還山

後唐李愚以位高責重爲憂

長興四年。閔帝始御中興殿。閔帝自終易月之制。即召學士讀貞觀政要。太宗實錄。有致治之志。然不知其要。寬柔少斷。李愚私謂同列曰。吾君延訪鮮及。吾輩位高責重。事亦堪憂。衆惕息不敢應

南唐李建勳戒勿封土立碑

後周廣順二年。唐司徒致仕李建勳卒。且死。戒家人曰。時事如此。吾得良死幸矣。勿封土立碑。聽人耕種於其上。免爲宅墓之標。及江南之亡也。諸貴人高大之家無不發者。惟建勳冢莫知其處

醇謹門

漢衛綰以醇謹爲景帝寵任

前三年。河間王太傅衛綰擊吳楚有功。拜爲中尉。綰以中郎將事文帝。醇謹無它。景帝爲太子時。召文帝左右飲。而綰稱病不行。文帝且崩。屬景帝曰。綰長者。善遇之。故景帝亦寵任焉

萬石君家以孝謹聞乎郡國

建元二年。初景帝以太子太傅石奮及四子皆二千石。乃集其門。號奮爲萬石君。萬石君無文學。而恭謹無與比。子孫爲小吏。來歸謁。萬石君必朝服見之。不名子孫有過失。不責讓。爲便坐。對案不食。然後諸子相責。因長老肉袒謝罪。改之。乃

許子孫勝冠者在側雖燕居必冠其執喪哀戚甚悼子孫遵教皆以孝謹聞乎郡國及趙綰王臧以文學獲罪竇太后以爲儒者文多質少今萬石君家不言而躬行乃以其長子建爲郎中令少子慶爲內史建在上側事有可言屏人恣言極切至廷見如不能言者武帝以是親之慶嘗爲太僕御出上問車中幾馬慶以策數馬畢舉手曰六馬慶於諸子中最爲簡易矣

魏魏舒遲鈍質朴

景元四年司馬昭辟魏舒爲相國參軍初舒少時遲鈍質朴不爲鄉親所重從叔父吏部郎衡有名當世亦不知之年四十餘郡舉上計掾察孝廉宗黨以舒無學業勸令不就可以爲高舒曰若試而不中其負在我安可虛竊不就之高以爲已榮乎於是自課百日習一經因而對策升第累遷後將軍鍾毓長史毓每與參佐射舒常爲畫籌而已後遇朋人不足以舒滿數舒容範閑雅發無不中舉坐愕然莫有敵者毓歎而謝曰吾之不足以盡卿才有如此射矣豈一事哉及爲相國參軍府朝碎務未嘗見是非至於廢興大事衆人莫能斷者舒徐爲籌之多出衆議之表昭深器重之

引咎門

東晉庾亮以蘇峻凶逆由已發

咸和四年。成帝之出石頭也。庾亮見成帝。稽顙哽咽。詔亮與大臣俱升御座。明日亮復泥首謝罪乞骸骨。欲闔門投竄山海。成帝遣尚書侍中手詔慰喻曰。此社稷之難。非舅之責也。亮上疏自陳。祖約蘇峻。縱肆凶逆。罪由臣發。寸斬屠戮。不足以謝七廟之靈。塞四海之責。朝廷復何理齒臣於人次。臣亦何顏自次於人理。願陛下雖垂寬宥。全其首領。猶宜棄之。任其自存自沒。則天下粗知勸戒之綱矣。優詔不許

唐張說被彈惶懼待罪

開元十四年。李林甫共奏彈張說。引術士占星。狥私僭侈。受

納賄賂敕源乾曜等同於御史臺鞫之乾曜等鞫彈說事頗有狀明皇使高力士視說力士還奏說蓬首垢面席藁食以瓦罷惶懼待罪上意憐之力士因言說有功於國明皇以爲然但罷說中書令餘如故

閩黃仁諷以忠信仁義自責

後晉開運二年閩張漢貞至福州攻其東關黃仁諷聞其家夷滅開門力戰大破閩兵執漢貞入城斬之卓巖明無它方略但於殿上噀水散豆作諸法事而已又遣使迎其父於莆田尊爲太上皇李仁達既立巖明自判六軍諸衛事使黃仁諷屯西門陳繼珣屯北門仁諷從容謂繼珣曰人之所以爲人以有忠信仁義也吾頃嘗有功於富沙中間叛之非忠也人以從子託我而與人殺之非信也屬者與建兵戰所殺皆鄉曲故人非仁也棄妻子使人魚肉之非義也此身十沈九浮死有餘愧因拊膺慟哭繼珣曰大丈夫徇功名何顧妻子宜置此事勿以取禍仁達聞之使人告仁諷繼珣謀反皆殺之由是兵權盡歸仁達

宋文帝以書誡江夏王

元嘉六年以江夏王義恭爲都督荆湘等八州諸軍事荆州刺史文帝與義恭書誡之曰天下艱難家國事重雖曰守成實亦未易隆替安危在吾曹耳豈可不感尋王業大懼負荷汝性褊急志之所滯其欲必行意所不存從物回改此最弊事宜念裁抑衛書遇士大夫以禮與小人有恩西門安于矯性齊美闕羽張飛任褊同弊行已舉事深宜鑒此若事異今日嗣子幼蒙司徒當周公之事汝不可不盡祇順之理爾時天下安危決汝二人耳汝一月自用錢不可過三十萬若能省此益美西楚府舍略所諳究計當不須改作日求新異凡

訊獄多決當時難可遽慮此實爲難至訊日虛懷博盡愼無以喜怒加人能擇善者而從之美自歸已不可專意自決以矜獨斷之明也名罷深宜愼惜不可妄以假人昵近爵賜尤應裁量吾於左右雖爲少恩如聞外論不以爲非也以貴凌物物不服以威加人人不厭此易達事耳聲樂嬉遊不宜令過蒲酒漁獵一切勿爲供用奉身皆有節度奇服異器不宜興長又宜數引見佐史相見不數則彼我不親不親無因得盡人情人情不盡復何由知衆事也

唐太宗作帝範十二篇以賜太子

貞觀二十二年太宗作帝範十二篇以賜太子曰君體建親求賢審官納諫去讒戒盈崇儉賞罰務農閱武崇文且曰修身治國備在其中一旦不諱更無所言矣又曰汝當更求古之哲王以爲師如吾不足法也矣取法於上僅得其中取法於中不免爲下吾居位已來不善多矣錦繡珠玉不絕於前宮室臺榭屢有興作犬馬鷹隼無遠不致行遊四方供頓煩勞此皆吾之深過勿以爲是而法之顧我弘濟蒼生其益多矣肇造區夏其功大益多損少故人不怨功大過微故業不墮然比之盡美盡善固多愧矣汝無我之功勤而承我之富貴竭力爲善則國家僅安驕惰奢縱則一身不保且成遲敗速者國也失易得難者位也不可惜哉可不愼哉

漢馮異以河北之難巾車之恩相戒

建武六年。馮異自長安入朝。光武謂公卿曰。是我起兵時王簿也。爲吾披荆棘。定關中。既罷賜珍寶錢帛。詔曰。倉卒蕪蓱亭豆粥。虖沱河麥飯。厚意久不報。異稽首謝曰。臣聞管仲謂桓公曰。願君無忘檻車。齊國賴之。臣今亦願國家無忘河北之難。小臣不敢忘巾車之恩。留十餘日。令與妻子還西

宋高祖藏微時耕具示子孫

元嘉四年。文帝如丹徒謁京陵。祀高祖。既貴。命藏微時耕具以示子孫。文帝至故宮。見之有慙色。近侍或進曰。大舜躬耕

歷山伯禹親事水土陛下不覩遺物安知先帝之至德稼穡之艱難乎

高祖以微時納衣示後世

十七年騶騎將軍徐湛之與彭城王義康尤親厚文帝深銜之義康敗湛之被收罪當死其母會稽公主於兄弟爲長嫡素爲文帝所禮家事大小必咨而後行高祖微時常自於新洲伐狄有納布衫襖臧皇后手所作也既貴以付公主曰後世有驕奢不節者可以此衣示之至是公主入宮見文帝號哭不復施臣妾之禮以錦囊盛納衣擲地曰汝家本貧賤此是我母爲汝父所作今日得一飽餐遽欲殺我兒邪文帝乃赦之

唐魏徵喜太宗居安思危

貞觀五年太宗謂侍臣曰治國如治病病雖愈尤宜將護儻遽自放縱病復作則不可救矣今中國幸安四夷俱服誠自古所希然朕日愼一日唯懼不終故欲數聞卿輩諫爭也魏徵曰內外治安臣不以爲喜唯喜陛下居安思危耳

魏徵以十思儆太宗

十一年魏徵上疏以爲人主善始者多克終者寡豈取之易而守之難乎蓋以殷憂則竭誠以盡下安逸則驕恣而輕物盡下則胡越同心輕物則六親離德雖震之以威怒亦皆貌從而心不服故也人主誠能見可欲則思知足將興繕則思知止處高危則思謙降臨滿盈則思挹損遇逸樂則思樽節

在宴安則思後患防擁蔽則思延納疾讒邪則思正已行爵賞則思因喜而僭施刑罰則思因怒而濫兼是十思而選賢任能固可以無爲而治又何必勞神苦體以代百司之任哉

劉仁軌陳呂后之事戒天后

光宅元年命劉仁軌專知西京留守事天后與劉仁軌書曰昔漢以關中之事委蕭何今託公亦猶是矣仁軌上疏辭以衰老不堪居守因陳呂后禍敗之事以申規戒天后使祕書監武承嗣齎璽書慰諭之曰今以皇帝諒闇不言眇身且代親政遠勞勸戒復辭衰疾又云呂氏見嗤於後代祿產貽禍於漢朝引喻良深愧慰交集公忠貞之操終始不渝勁直之風古今罕比初聞此語能不罔然靜而思之是爲龜鏡況公先朝舊德遐邇具瞻願以匡救爲懷無以暮年致請

後唐馮道以四方無事爲戒

天成四年明宗與馮道從容語及年穀屢登四方無事道曰臣常記昔在先皇幕府奉使中山歷井陘之險臣憂馬蹶執轡甚謹幸而無失逮至平路放轡自逸俄至顛隕凡爲天下者亦猶是也明宗深以爲然

戒子孫門

漢馬援以書戒兄子嚴敦

建武二十五年。馬援兄子嚴敦。並喜譏議。通輕俠。援前在交阯還書誡之曰。吾欲汝曹聞人過失。如聞父母之名。耳可得聞。口不可得言也。好論議人長短。妄是非政法。此吾所大惡也。寧死不願聞子孫有此行也。龍伯高敦厚周慎。口無擇言。謙約節儉。廉公有威。吾愛之重之。願汝曹效之。杜季良豪俠好義。憂人之憂。樂人之樂。父喪致客。數郡畢至。吾愛之重之。不願汝曹效也。效伯高不得。猶爲謹敕之士。所謂刻鵠不成尚類鶩者也。效季良不得。陷爲天下輕薄子。所謂畫虎不成反類狗者也

魏王昶以四者爲名戒子孫

青龍四年。詔公卿舉才德兼備者各一人。司馬懿以兗州刺史太原王昶應選。昶爲人謹厚。名其兄子曰默。曰沈。名其子曰渾。曰深。爲書戒之曰。吾以四者爲名。欲使汝曹顧名思義。不敢違越也。夫物。速成則疾亡。晚就則善終。朝華之草。夕而零落。松柏之茂。隆寒不衰。是以君子戒於闕黨也。夫能屈以爲伸。讓以爲得。弱以爲彊。鮮不遂矣。夫毀譽者。愛惡之原。而禍福之機也。孔子曰。吾之於人。誰毀誰譽。以聖人之德。猶尚如此。況庸庸之徒。而輕毀譽哉。人或毀己。當退而求之於身。若己有可毀之行。則彼言當矣。若己無可毀之行。則彼言妄矣。當則無怨於彼。妄則無害於身。又何反報焉。諺曰。救寒莫如重裘。止謗莫如自修。斯言信矣

齊陳顯達戒其子勿以富貴陵人

永明十一年。以陳顯達爲江州刺史。顯達自以門寒位重。每遷官。常有愧懼之色。戒其子。勿以富貴陵人。而諸子多事豪侈。顯達聞之不悅。子休尚爲郢府主簿。過九江。顯達曰。塵尾蠅拂。是王謝家物。汝不須捉此。即取於前燒之

北周于謹訓諸子務存靜退

陳光大二年。周燕文公于謹卒。謹勳高位重。而事上益恭。每朝參。所從不過二三騎。朝廷有大事。多與謹謀之。謹盡忠補益於功臣中特被親信。禮遇隆重。始終無間。教訓諸子。務存靜退。而子孫蕃衍。率皆顯達

唐李勣付李弼察視子孫

總章二年。英貞武公李勣寢疾。高宗悉召其子弟在外者使歸侍疾。一旦。忽謂其弟司衛少卿弼曰。吾今日小愈。可共置酒爲樂。於是子孫悉集。酒闌。謂弼曰。吾自度必不起。故欲與汝曹爲別耳。汝曹勿悲泣。聽我約束。我見房杜平生勤苦。僅能立門戶。遭不肖子。蕩覆無餘。吾有此子孫。今悉付汝。謹察視之。其有志氣不倫。交遊非類者。皆先撾殺。然後以聞。自是不復更言

柳玭以勤學勵行戒子弟

景福二年。以柳玭爲瀘州刺史。柳氏自公綽以來。世以孝悌禮法爲士大夫所宗。玭嘗戒其子弟曰。凡門地高。可畏不可恃也。立身行已。一事有失。則得罪重於它人。死無以見先人於地下。此其所以可畏也。門高則驕心易生。族盛則爲人所嫉。懿行實才。人未之信。小有玼纇。衆皆指之。此其所以不可恃也。故膏粱子弟。學宜加勤。行宜加勵。僅得比它人耳

識見門

晉何曾知諸孫必及於難

永嘉三年。初何曾侍武帝宴。退謂諸子曰。主上開創大業。吾每宴見。未嘗聞經國遠圖。惟說平生常事。非貽厥孫謀之道也。及身而已。後嗣其殆乎。汝輩猶可以免。指諸孫曰。此屬必及於難。及綏死。兄嵩哭之曰。我祖其殆聖乎。曾日食萬錢。猶云無下箸處。子劭日食二萬。綏及弟機羨汰侈尤甚。與人書疏。詞禮簡傲。河內王尼。見綏書。謂人曰。伯蔚居亂世而矜豪乃爾。其能免乎。人曰。伯蔚聞卿言。必相危害。尼曰。伯蔚比聞我言。自已死矣。及永嘉之末。何氏無遺種

東晉張邵不往就劉毅

義熙五年。劉毅爲開府儀同三司。毅愛才好士。當世名流。莫不輻湊。獨楊州王簿張邵不往。或問之。邵曰。王公命世人傑。何煩多問

劉鎮之知毅與藩得志不久

八年。初劉毅季父鎮之閑居京口。不應辟召。嘗謂毅及藩曰。汝輩才能足以得志。但恐不久耳。我不就爾求財位。亦不同爾受罪累。每見毅藩道從到門。輒訴之。毅甚敬畏。未至宅數百步。悉屏儀衛。與白衣數人俱進。及毅死。太尉劉裕奏徵鎮之爲散騎常侍。光祿大夫。固辭不至

宋謝瞻乞黜弟晦以保衰門

永初二年。高祖之爲宋公也。謝瞻爲宋臺中書侍郎。其弟晦爲右衛將軍。時晦權遇已重。自彭城還都。迎家賓客輻湊。門巷填咽。瞻在家驚駭。謂晦曰。汝名位未多。而人歸趣乃爾。吾家素以恬退爲業。不願干豫時事。交遊不過親朋。而汝遂勢傾朝野。此豈門戶之福邪。乃以籬隔門庭。曰。吾不忍見此。及還彭城。言於宋公曰。臣本素士。父祖位不過二千石。弟年始三十。志用凡近。榮冠臺府。位任顯密。福過災生。其應無遠。特乞黜以保衰門。前後屢陳之。晦或以朝廷密事語瞻。瞻故向親舊陳說。用爲戲笑。以絕其言。及高祖卽位。晦以佐命功。位任益重。瞻愈憂懼。是歲瞻爲豫章太守。遇病不療。臨終遺晦書曰。吾得啓體幸全。亦何所恨。弟思自勉勵。爲國爲家

江湛不染二公之難

元嘉十七年。彭城王義康方用事。人爭求親暱。唯司徒主簿江湛。早能自踈。求出爲武陵內史。檀道濟嘗爲其子求婚於湛。湛固辭。道濟因義康以請之。湛拒之愈堅。故不染於二公之難。文帝聞而嘉之

江智淵知竟陵王有異志

大明三年。竟陵王誕。知上意忌之。亦潛爲之備。因魏人入寇。修城浚隍。聚糧治仗。誕記室參軍江智淵。知誕有異志。請假先還建康。武帝以爲中書侍郎。智淵少有操行。沈懷文每稱之曰。人所應有盡有。人所應無盡無者。其唯江智淵乎

蕭道成不肯淹留以就徵

泰始七年。徵蕭道成入朝。道成所親。以朝廷方誅大臣。勸勿就徵。道成曰。諸卿殊不見事。主上自以太子稚弱。翦除諸弟。何預它人。今唯應速發。淹留顧望。必將見疑。且骨肉相殘。自非靈長之祚。禍難將興。方與卿等戮力耳。既至。拜散騎常侍

東魏高歡以治亂絲觀諸子意識

梁大同元年。東魏以丞相高歡之子洋封太原公。洋內明決而外如不慧。兄弟及衆人皆嗤鄙之。獨歡異之。謂長史薛琡曰。此兒識慮。過吾幼時。歡嘗欲觀諸子意識。使各治亂絲。洋獨抽刀斬之。曰。亂者必斬。又各配兵四出。使都督彭樂。帥甲騎僞攻之。兄澄等皆怖撓。洋獨勒衆與樂相格。樂免胄言情。猶擒之以獻

隋房玄齡料隋必亡

開皇二十年。初文帝之克陳也。天下皆以爲將太平。監察御史房彥謙私謂所親曰。主上忌刻而苛酷。太子卑弱。諸王擅權。天下雖安。方憂危亂。其子玄齡亦密言於彥謙曰。王上本無功德。以詐取天下。諸子皆驕奢不仁。必自相誅夷。今雖承平。其亡可翹足待

度量門

吳孫權以陸遜不殺淳于式爲長者

漢建安二十二年。吳定威校尉陸遜言於孫權曰。方今克敵寧亂。非衆不濟。而山寇舊惡。依阻深地。夫腹心未平。難以圖遠。可大部伍。取其精銳。權從之。以爲帳下右部督。會丹陽賊帥費棧作亂。扇動山越。權命遜討棧破之。遂部伍東三郡。彊者爲兵。羸者補戶。得精卒數萬人。宿惡盪除。所過肅清。還屯蕪湖。會稽太守淳于式表遜枉取民人。愁擾所在。遜後詣都言次。稱式佳吏。權曰。式白君而君薦之。何也。遜對曰。式意欲養民。是以白遜。若遜復毀式以亂聖聽。不可長也。權曰。此誠長者之事。顧人不能爲耳

晉衛玠不見喜慍之色

永嘉六年。衛玠羙風神。善清談。常以爲人有不及。可以情恕。非意相干。可以理遣。故終身不見喜慍之色

東晉謝安知秦兵已敗無喜色

太元八年。謝安得驛書。知秦兵已敗。時方與客圍棊。攝書置牀上。了無喜色。圍棊如故。客問之。徐荅曰。小兒輩遂已破賊。既罷還內。過戶限。不覺屐齒之折

宋王僧綽沈深有局度

元嘉二十八年。文帝以王僧綽爲侍中。僧綽幼有大成之度。衆皆以國器許之。好學有思理。練悉朝典。尚帝女東陽獻公主。在吏部。謂悉人物與拔咸得其分。及爲侍中。年二十九。沈深有局度。不以才能高人。文命頗以後事爲念。以其年少。欲大相付託。朝政小大。皆與參焉

唐裴行儉不罪王休烈等

永淳元年。禮部尚書裴行儉常命左右取犀角麝香。而失之。又敕賜馬及鞍。令吏輒馳驟。馬倒鞍破。二人皆逃去。行儉使人召還。謂曰。爾曹皆誤耳。何相輕之甚邪。待之如故。破阿史那都支。得馬腦盤。廣二尺餘。以示將士。軍吏王休烈捧盤升階。跌而碎之。惶恐。叩頭流血。行儉笑曰。爾非故爲。何至於是。不復有追惜之色。詔賜都支等資產。金甀三千。餘物。雜畜稱是。並分給親故。及偏裨。數日而盡

狄仁傑歎爲妻師德所包容

聖曆二年。納言隴右諸軍大使婁師德薨。師德在河隴。前後四十餘年。恭勤不怠。民夷安之。性沈厚寬恕。狄仁傑之入相也。師德實薦之。而仁傑不知。意頗輕師德。數擠之於外。天后覺之。嘗問仁傑曰。師德賢乎。對曰。爲將。能謹守邊陲。賢則臣不知。又曰。師德知人乎。對曰。臣嘗同僚。未聞其知人也。天后曰。朕之知卿。乃師德所薦也。亦可謂知人矣。仁傑既出。歎曰。婁公盛德。我爲其所包容久矣。吾不得窺其際也。是時羅織紛紜。師德久爲將相。獨能以功名終。人以是重之

裴度不治失印人服其量

寶曆二年。以裴度爲司空同平章事。度在中書。左右忽白失印。聞者失色。度飲酒自如。頃之。左右白復於故處得印。度不應。或問其故。度曰。此必吏人盜之以印書券耳。急之則投諸水火。緩之則復還故處。人服其識量

李石不肯避亂

太和九年。李訓鄭注既誅。召六道巡邊使田全操。追忿訓注之謀。在道揚言我入城。凡儒服者。無貴賤。當盡殺之。全操等乘驛疾驅入金光門。京城訛言有寇至。士民驚譟。縱橫走塵埃四起。兩省諸司官聞之。皆奔散。有不及束帶韈而乘馬者。鄭覃李石在中書。顧吏卒稍稍逃去。覃謂石曰。耳目頗異。宜且出避之。石曰。宰相位尊望重。人心所屬。不可輕也。今事虛實未可知。堅坐鎮之。庶幾可定。若宰相亦走。則中外亂矣。且果有禍亂。避亦不免。覃然之。石坐視文案。沛然自若。敕使相

繼傳呼閉皇城諸司門。左金吾大將軍陳君賞。帥其衆。立望仙門下。謂敕使曰。賊至閉門未晚。請徐觀其變。不宜示弱。至晡後乃定。是日坊市惡少年皆衣緋皁。執弓刀。北望。見皇城閉。即欲剽掠。非石與君賞鎮之。京城幾再亂矣

吳嚴可求不肯棄衆避軍城之變

後梁貞明二年。吳宿衛將馬謙。李球。劫吳王登樓。發庫兵討徐知訓。知訓將出走。嚴可求曰。軍城有變。公先棄衆自去。衆將何依。知訓乃止。衆猶疑懼。可求闔戶而寢。鼾息聞於外。府中稍安。謙等陳于天興門外。諸道副都統朱瑾自潤州至。視之曰。不足畏也。返顧外衆。舉手大呼。亂兵皆潰。擒謙球斬之

後晉桑維翰從容指畫軍事

天福二年。詔張從賓發河南兵數千人。擊范廷光。廷光使人誘從賓。從賓遂與之同反。從賓引兵東扼汜水關。將逼汴州。詔奉國都指揮使侯益。帥禁兵五千。會杜重威討張從賓。時羽檄縱橫。從官在大梁者。無不恟懼。獨桑維翰從容指畫軍事。神色自若。接對賓客。不改常度。衆心差安

容物門

蜀漢蔣琬不罪楊敏等

魏景初三年。漢蔣琬爲大司馬東曹掾。犍爲楊戲。素性簡略。琬與言論。時不應答。或謂琬曰。公與戲語而不應。其慢甚矣。琬曰。人心不同。各如其面。面從後言。古人所誡。戲欲贊吾是邪。則非其本心。欲反吾言。則顯吾之非。是以默然。是戲之快也。又督農楊敏。嘗毀琬曰。作事憒憒。誠不及前人。或以白琬主者請推治敏。琬曰。吾實不如前人。無可推也。主者乞問其憒憒之狀。琬曰。苟其不如。則事不理。事不理。則憒憒矣。後敏坐事繫獄。衆人猶懼其必死。琬心無適莫。敏得免重罪

梁武帝不害齊宗室

天監元年齊南康侯子恪及弟祁陽侯子範嘗因事入見武帝從容謂曰天下公器非可力取苟無期運雖項籍亦敗亡宋孝武性猜忌兄弟粗有令名者皆鴆之朝臣以疑似枉死者相繼我初平建康人皆勸我除去卿輩以壹物心我於時依而行之誰謂不可正以江左以來代謝之際必相屠滅感傷和氣所以國祚不長又齊梁雖云革命事異前世我與卿兄弟雖復絕服宗屬未遠齊業之初亦共甘苦情同一家豈可遽如行路之人卿兄弟果有天命非我所殺若無天命何忽行此適足示無度量耳況卿今日猶是宗室我方坦然相期卿無復懷自外之意少待自當知我寸心子恪兄弟凡十六人皆仕梁子恪子範子質子顯子雲子暉並以才能知名歷官清顯各以壽終

東魏高歡不治諸勳貴貪汗

大同三年東魏行臺郎中杜弼以文武在位多貪汗言於丞相高歡請治之歡曰天下貪汗胥俗已久今督將家屬多在關西宇文黑獺常相招誘人情去留未定江東復有一吳翁蕭衍專事衣冠禮樂中原士大夫望之以爲正朔所在我若急正綱紀不相假借恐督將盡歸黑獺士子悉奔蕭衍人物流散何以爲國爾宜少待吾不忘之歡將出兵拒魏杜弼請先除內賊歡問內賊爲誰弼曰諸勳貴掠奪百姓者是也歡不應使軍士皆張弓注矢舉刀按稍夾道羅列命弼冒出其間弼戰慄流汗歡乃徐諭之曰矢雖注不射刀雖舉不擊稍

雖按不刺爾猶亡魂失膽諸勳人身犯鋒鏑百死一生雖或貪鄙所取者大豈可同之常人也弼乃頓首謝不及

隋牛弘不問其弟射牛之過

大業六年文安憲矣牛弘卒弘寬厚恭儉學術精博隋室舊臣始終信任悔吝不及者唯弘一人而已弟弼好酒而酗嘗因醉射殺弘駕車牛弘來還宅其妻迎謂之曰叔射殺牛弘無所怪問直荅云作脯坐定其妻又曰叔忽射殺牛大是異事弘曰已知之矣顏色自若讀書不輟

唐徐文遠以李密能容賢士

武德元年徐文遠復入東都見王世充必先拜或問曰若倨見李密而敬王公何也文遠曰魏公君子也能容賢士王公小人也能殺故人吾何敢不拜

婁師德犯而不校

長壽二年以夏官侍郎婁師德同平章事師德寬厚清慎犯而不校與李昭德俱入朝師德體肥行緩昭德屢待之不至怒罵曰田舍夫師德不爲田舍夫誰當爲之其弟除代州刺史將行師德謂曰吾備位宰相汝復爲州牧榮寵過盛人所疾也將何以自免弟長跪曰自今雖有人唾某面某拭之而已庶不爲兄憂師德愀然曰此所以爲吾憂也人唾汝面怒汝也汝拭之乃逆其意所以重其怒夫唾不拭自乾當笑而受之

隱忍門

東晉謝安爲性命忍須臾

咸亥元年。郗超以桓溫故。朝中皆畏事之。謝安嘗與左衛將軍王坦之共詣超。日旰未得前。坦之欲去。安曰。獨不能爲性命忍須臾邪

後晉桑維翰勸高祖不可輕動

天福二年。張從賓攻汜水。殺巡檢使朱廷浩。高祖戎服嚴輕騎將奔晉陽以避之。桑維翰叩頭苦諫曰。賊鋒雖盛。勢不能久。請少待之。不可輕動。高祖乃止

警敏門

蜀漢費禕識悟過人

魏正始五年。漢王以費禕爲益州刺史。以侍中董允守尚書令。識悟過人。每省讀文書。舉目暫視。已究其意旨。其速數倍於人。終亦不忘。常以朝晡聽事。其間接納賓客。飲食嬉戲。加之博奕。每盡人之歡。事亦不廢。及董允代禕。欲斅禕之所行。旬日之中。事多愆滯。允乃歎曰。人才力相遠若此。非吾之所及也。乃聽事終日。而猶有不暇焉

東晉劉穆之決事無擁滯

義熙十二年。劉穆之内總朝政。外供軍旅。決斷如流。事無擁

滯。賓客輻湊。求訴百端。內外諮稟。盈牀滿室。目覽辭訟。手荅牋書。耳行聽受。口並酬應。不相參涉。悉皆贍舉。又喜賓客。言談賞笑。彌日無倦。裁有閑暇。手自寫書。尋覽校定。性奢豪。食必方丈。旦輒爲十人饌。未嘗獨餐。嘗曰。劉裕曰。穆之家本貧賤。賤贍生多闕。自叨忝以來。雖每存約損。而朝夕所須。微爲過豐。自此外一毫不以負公

梁徐勉應對如流

天監六年。以徐勉爲吏部尚書。勉精力過人。雖文案填積。坐客充滿。應對如流。手不停筆。又該綜百氏。皆爲避諱。嘗與門人夜集。客虞高求詹事五官。勉正色曰。今夕止可談風月。不可及公事。時人咸服其無私

西魏蘇綽臺中皆稱其能

梁大同元年。魏丞相泰以軍旅未息。吏民勞弊。命所司斟酌古今。可以便時適治者。爲二十四條新制。奏行之。泰用武公蘇綽爲行臺郎中。居歲餘。泰未之知也。而臺中皆稱其能。有疑事。皆就決之。泰與僕射周惠達論事。惠達不能對。請出議之。出以告綽。綽爲之區處。惠達入白之。泰稱善。曰。誰與卿爲此議者。惠達以綽對。且稱綽有王佐之才。泰乃擢綽爲著作郎。泰與公卿如昆明池觀魚。行至漢故倉池。顧問左右。莫有知者。泰召綽問之。具以狀對。泰悅。因問天地造化之始。歷代興亡之迹。綽應對如流。泰與綽並馬徐行至池。竟不設網罟而還。遂留綽至夜。問以政事。卧而聽之。綽指陳爲治之要。泰

起整衣危坐。不覺膝之前席。語遂達曙不厭。詰朝謂周惠達曰。蘇綽真奇士。吾方任之以政。卽拜大行臺左丞。參典機密。自是寵遇日隆。綽始制文按程式。朱出墨入。及計帳戶籍之法。後人多遵用之

北齊唐邕彊幹一人當千

承聖元年。齊王連年出塞。中書舍人唐邕練習軍書。自督將以降。勞効本末。及四方軍士彊弱多少。番代往還。器械精粗。糧儲虛實。靡不諳悉。或於帝前簡閱。雖數千人。不執文簿。唱其姓名。未嘗謬誤。顯祖常曰。唐邕彊幹。一人當千。又曰。邕每有軍事手作文書。口且處分。耳又聽受。實異人也。寵待賞賜。群臣莫及

強記門

北齊楊愔識魯漫漢

梁太平元年。齊楊愔風表雋裁。爲朝野所重。少歷屯阨。及得志。有一餐之惠者。必重報之。雖先嘗欲殺已者。亦不問。典選二十餘年。以奬拔賢才爲已任。性復彊記。一見皆不忘其姓名。選人簿漫漢。自言猥賤。獨不見識。愔曰。卿前在元子思坊。乘短尾牝驢。見我不下。以方麴障面。我何爲不識卿。漫漢驚服

唐許敬宗對濮陽帝丘之問

麟德二年。高宗至濮陽。賈德玄騎從。高宗問濮陽謂之帝丘。何也。德玄不能對。許敬宗自後躍馬而前曰。昔顓頊居此。故

謂之帝丘。高宗稱善。敬宗退謂人曰。大臣不可以無學。吾見德玄不能對。心實羞之。德玄聞之曰。人各有能有不能。吾不強對以所不知。此吾所能也。李勣曰。敬宗多聞。信美矣。德玄之言。亦善也

宣宗聰察強記

大中九年。宣宗聰察彊記。宮中廝役給灑掃者。皆能識其姓名。才性所任。呼召使令。無差誤者。天下奏獄。吏卒姓名。一覽皆記之。度支奏漬汚帛。誤書漬爲清。樞密承旨孫隱中謂宣宗不之見。輒足成之。及中書覆入。宣宗怒。推按擅改章奏者。罰謫之

風姿門

南燕慕容超姿幹壞偉

晉義熙元年。初南燕主備德仕秦爲張掖大守。其兄納與母公孫氏居于張掖。備德之從秦王堅寇淮南也。留金刀與其母別。備德與燕主垂舉兵於山東。張掖太守符昌收納。及備德諸子。皆誅之。公孫氏以老獲免。納妻段氏。方娠未決。獄掾呼延平。備德之故吏也。竊以公孫氏及段氏逃于羌中。段氏生子超。十歲而公孫氏病。臨卒。以金刀授超曰。汝得東歸。當以此刀還汝叔也。呼延平又以超母子犇涼。及呂隆降秦。超隨涼州民。徙長安。平卒。段氏爲超娶其女爲婦。超恐爲秦人所錄。乃陽狂行乞。秦人賤之。惟東平公紹見而異之。言於秦

王興曰。慕容超姿幹瓌偉。殆非真狂。願微加官爵以縻之。興召見與語。超故爲謬對。或問而不答。興謂紹曰。諺云。妍皮不裹癡骨。徒妄語耳。乃罷遣之。備德聞納有遺腹子在秦。遣濟陰人吳辯往視之。辯因鄉人宗正譏賣卜在長安。以告超。超不敢告其母妻。潛與譏變姓名逃歸南燕。備德聞超至。大喜。遣騎三百迎之。超至廣固。以金刀獻於備德。備德慟哭。悲不自勝。封超爲北海王。拜侍中驃騎大將軍。司隸校尉。開府。妙選時賢爲之僚佐。備德無子。欲以超爲嗣。超入則侍奉盡歡。出則傾身下士。由是內外舉望。翕然歸之

齊王儉以風流宰相謝安自比

永明二年。王儉領國子祭酒。十日一還學監試諸生。中卷在庭。劒衛令使儀容甚盛。作解散髮。斜插簪。朝野慕之。相與倣効。儉常謂人曰。江左風流宰相。唯有謝安。意以自比也。武帝深委仗之

積善門

北周寇雋自謂積善所致

陳永定三年。周驃騎大將軍寇雋。少有學行。家人嘗賣物。多得絹五匹。雋於後知之。曰。得財失行。吾所不取。訪主還之。敦睦宗族。與同豐約。教訓子孫。必先禮義。自大統中稱老疾不朝謁。世宗虛心欲見之。雋不得已入見。王引之同席而坐。問以魏朝舊事。載以御輿。令於王前乘之以出。顧謂左右曰。如此之事。唯積善者。可以致之

陰德門

漢王賀自謂活萬餘人

天漢二年。暴勝之爲直指使者。所誅殺二千石以下尤多。威振州郡。至勃海。聞郡人雋不疑賢。請與相見。不疑容貌尊嚴。衣冠甚偉。勝之躧履起迎。登堂坐定。不疑據地曰。竊伏海瀕。聞暴公子舊矣。今乃承顏接辭。凡爲吏。太剛則折。太柔則廢。威行施之以恩。然後樹功揚名。永終天祿。勝之深納其戒。及還。表薦不疑。上召拜不疑爲青州刺史。濟南王賀。亦爲繡衣御史。逐捕魏郡群盜。多所縱捨。以奉使不稱。免。歎曰。吾聞活千人。子孫有封。吾所活者萬餘人。後世其興乎

夏侯勝謂丙吉有陰德未死

元康三年。封丙吉爲博陽矦。下至郡邸獄復作。嘗有阿保之功者。皆受官祿田宅財物。各以恩深淺報之。吉臨當封。病。宣帝憂其不起。將使人就加印綬而封之。及其生存也。太子太傅夏矦勝曰。此未死也。臣聞有陰德者。必饗其樂。以及子孫。今吉未獲報而疾甚。非其久疾也。後病果愈

鄧訓活數千人家必蒙福

永元十四年。初。太傅鄧禹嘗謂人曰。吾將百萬之衆。未嘗妄殺一人。後世必有興者。其子護羌校尉訓。有女曰綏。性孝友。好書傳。常晝修婦業。暮誦經典。家人號曰諸生。叔父陔曰。嘗聞活千人者。子孫有封。兄訓爲謁者。使修石臼河。歲活數千人。天道可信。家必蒙福。綏後選入宮爲貴人。恭肅小心。動有

濾慶。承事陰后。接撫同列。常克己以下之。雖宮人隸役。皆加恩借。和帝深嘉焉。及陰后之廢。貴人請救。不能得。和帝詔立貴人鄧氏爲皇后。后辭讓。不得已。然後即位。郡國貢獻。悉令禁絕。歲時但供紙墨而已。和帝每欲官爵鄧氏。后輒哀請謙讓。故兄隲終帝世。不過虎賁中郎將

後周竇儀乞免誅究州將吏

廣順二年。初。慕容彥超將反。募群盜置帳下。至者二千餘人。皆山林獷悍。竟不爲用。太祖欲悉誅究州將吏。翰林學士竇儀見馮道。范質。與之共白太祖曰。彼皆脅從耳。乃免之

果報門

齊巴陵王謂昔滅劉氏理數固然

建武元年。宣城王遣典籤柯令孫。殺建安王子真。子真走入牀下。令孫手牽出之。叩頭乞爲奴。不許而殺。又遣中書舍人茹濂亮殺巴陵王子倫。子倫性英果。時爲南蘭陵太守鎮琅邪。城有守兵。宣城王恐不肯就死。以問典籤華伯茂。伯茂曰。公若以兵取之。恐不可卽辦。若委伯茂。一夫力耳。乃手自執酖逼之。子倫正衣冠。出受詔。謂濂亮曰。先朝昔滅劉氏。今日之事。理數固然。君是身家舊人。今銜此使。當由事不獲已。此酒非勸酬之爵。因仰之而死。時年十六。濂亮及左右。皆流涕

唐天后殺周興等以慰人望

天授二年或告文昌右丞周興與丘神勣通謀天后命來俊臣鞫之俊臣與興方推事對食謂興曰因多不承當爲何法興曰此甚易耳取大甕以炭四周炙之令囚入中何事不承俊臣乃索大甕火圍如興法因起謂興曰有内狀推兄請兄入此甕興惶恐叩頭服罪法當炙天后原之流嶺南在道爲仇家所殺興與索元禮來俊臣競爲暴刻興元禮所殺各數千人俊臣所破千餘家元禮殘酷尤甚天后亦殺之以慰人望

元載言佛法報應之驗

大曆二年始代宗好祠祀未甚重佛元載王縉杜鴻漸爲相三人皆好佛縉尤甚不食葷血與鴻漸造寺無窮代宗嘗問以佛言報應果爲有無載等奏以國家運祚靈長非宿植福業何以致之福業已定雖時有小災終不能爲害所以安史悖逆方熾而皆有子禍僕固懷恩稱兵内侮出門病死回紇吐蕃大舉深入不戰而退此皆非人力所及豈得言無報應也代宗由是深信之常於禁中飯僧百餘人有寇至則令僧講仁王經以禳之寇去則厚加賞賜

路巖死處乃楊收賜死之榻

乾符元年路巖嚴行至江陵敕削官爵長流儋州巖美姿儀因於江陵獄再夕須髮皆白尋賜自盡籍沒其家巖之爲相也密奏三品以上賜死皆令使者剔取結喉三寸以進驗其必死至是自惟其禍所死之處乃楊收賜死之榻也

表龔每勸殺所以不壽

龍紀元年。楊行密圍宣州。城中食盡。人相啗。指揮使周進思據城逐趙鍠。行密獲而釋之。以爲裨將。朱全忠與趙鍠有舊。遣使求之。行密謀於表龔。龔曰。不若斬首以遣之。行密從之。未幾龔卒。行密哭之曰。天不欲成吾大功邪。何爲折吾股肱也。吾所寬而龔每勸我以殺。此其所以不壽與

柳璨自謂負國當死

天祐二年。柳璨奏稱人望歸梁王。陛下釋重負。今其時也。即日遣璨詣大梁。達傳禪之意。朱全忠拒之。初璨陷害朝士過多。全忠亦惡之。璨與蔣玄暉張廷範。朝夕宴聚。深相結爲全忠謀禪代事。何太后泣遣宮人阿秋阿虔達意。玄暉語以它日傳禪之後。求子毋生全。王殺趙殿衞謂玄暉云。眞柳璨張廷範於積善宮夜宴。對太后焚香爲誓。期與復唐祚。全忠信之。收玄暉繫河南獄。是日斬蔣玄暉。又斬璨於上東門外。車裂廷範於都市。璨臨刑。呼曰。負國賊柳璨。死其宜矣

閩薛文傑更爲檻車先自入

後唐清泰元年。吳蔣延徽敗閩兵於浦城。遂圍建州。閩王璘遣驃騎大將軍王延宗將兵萬人救建州。延宗軍及中塗。士卒不進。曰。不得薛文傑。不能討賊。延宗馳使以聞。國人震恐。太后及福王繼鵬泣謂璘曰。文傑盜弄國權。枉害無辜。上下怨怒久矣。今吳兵深入。士卒不進。社稷一旦傾覆。留文傑何益。文傑亦在側。互陳利害。璘曰。吾無如卿何。卿自爲謀。文傑

出。繼鵬伺之於啓聖門外。以笏擊之。仆地。檻車送軍前。市人爭持瓦礫擊之。礿文傑以古制檻車踈闊。更爲之。形如木匱。攢以鐵鋩內向。動輒觸之。車成文。傑首自入焉

南唐宋齊丘歎昔日獻謀宜及此

後周顯德六年。唐宋齊丘至九華山。唐主命鎖其第。穴牆給飲食。齊丘歎曰。吾昔獻謀幽讓皇帝族於泰州。宜其及此。乃縊而死。謚曰醜繆

禍福門

唐王沐求官被誅舒守謙因怒獲免

大和九年。王涯有再從弟沐。家於家南。老且貧。聞涯爲相。跨驢詣之。欲求一簿尉。留長安二歲餘。始得一見。涯待之殊落莫。久之。沐因嬖奴以道所欲。涯許以微官。自是旦夕造涯之門以俟命。及涯家被收。沐適在其弟。與涯俱署斬。舒元輿有族子守謙。愿而敏。元輿愛之。從元輿者十年。一旦忽以非罪怒之。日加遣責。奴婢輩亦薄之。守謙不自安。求歸江南。元輿亦不留。守謙悲歎而去。夕至昭應。聞元輿收族。守謙獨免

賑孤貧門

唐李大亮養親戚早孤

貞觀十八年。武陽懿公李大亮卒於長安。遺表請罷高麗之師。家餘米五斛。布三十匹。親戚早孤。爲大亮所養。喪之如父者。十有五人

後唐世宗以米貸貧民

顯德六年。淮南饑。世宗命以米貸之。或曰。民貧恐不能償。世宗曰。民吾子也。安有子倒懸而父不爲之解哉。安在責其必償也

報德門

漢第五倫不忘與千里馬者

元和三年。司空第五倫以老病。乞身賜策罷。以二千石俸終其身。倫奉公盡節。言事無所依違。性質慤。少文采。在位以貞白稱。或問倫曰。公有私乎。對曰。昔人有與吾千里馬者。吾雖不受。每三公有所選舉。心不能忘。而亦終不用也。若是者。豈可謂無私乎

北魏盧度世報鄭羆之德

宋元嘉二十八年。初魏中書學生盧度世。坐崔浩事。亡命匿高陽鄭羆家。羆因罷子掠治之。羆戒其子曰。君子殺身成仁。雖死不可言。其子奉父命。吏以火爇其體。終不言而死。及世

祖臨江。文帝遣殿上將軍黃延年使於魏。魏世祖問曰。盧度世亡命。已應至彼。延年曰。都下不聞有度世也。世祖乃赦度世。及其族逃亡籍沒者。度世自出。世祖以爲中書侍郎。度世爲其弟娶鄭羆妹。以報德

唐李大亮不負張弼恩

貞觀十七年。初李大亮爲龐玉兵曹。爲李密所獲。同輩皆死。賊帥張弼見而釋之。遂與定交。及大亮貴。求弼欲報其德。弼時爲將作丞。自匿不言。大亮遇諸塗而識之。持弼而泣。多推家貲以遺弼。弼拒不受。大亮言於太宗。乞悉以其官爵受弼。太宗爲之擢弼爲中郎將。時人皆賢大亮不負恩。而多弼之不伐也

忘恩門

北魏寇祖仁殺舊恩城陽王

梁中大通二年。魏汾州刺史爾朱兆聞榮死。自汾州帥騎從河橋西涉渡。及兆入宮。敬宗步出雲龍門外。遇城陽王徽乘馬走。敬宗屢呼之。不顧而去。徽走至山南。抵前洛陽令寇祖仁家。祖仁一門三刺史。皆徽所引拔。以有舊恩。故投之。徽齎金百斤。馬五十匹。祖仁利其財。外雖容納。而私謂子弟曰。如聞爾朱兆購募城陽王。得之者封千戶侯。今日富貴至矣。乃怖徽云。官捕將至。令其逃於它所。使人於路邀殺之。送首於兆。兆亦不加勳賞。兆夢徽謂已曰。我有金二百斤。馬百匹。在祖仁家。卿可取之。兆既覺。意所夢爲實。即掩捕祖仁。徵其金

馬。祖仁謂人密告。望風款服。云實得金百斤。馬五十匹。兆疑其隱匿。依夢徵之。祖仁家舊有金三十斤。馬三十匹。盡以輸兆。兆猶不信。發怒。執祖仁懸首高樹。大石墜足。撻之至死

唐明皇薄魏知古負姚崇

開元二年。黃門監魏知古本起小吏。因姚崇引薦。以至同爲相。崇意輕之。請知古攝吏部尚書。知東都選事。知古銜之。崇二子分司東都。恃其父有德於知古。頗招權請託。知古歸悉以聞。它日。門皇從容問崇。卿子才性何如。今何官也。崇揣知上意。對曰。臣有三子。兩在東都。爲人多欲而不謹。是必以事干魏知古。臣未及問之耳。明皇始以崇必爲其子隱。及聞崇奏。書問卿安從知之。對曰。知古徵時。臣卯而禦之。臣子愚。以爲知古必德臣。容其爲非。故敢干之耳。明皇於是以崇爲無私。而薄知古負崇。欲斥之。崇固請曰。臣子無狀。撓陛下法。陛下赦其罪已幸矣。苟因臣逐知古。天下必以陛下爲私於臣。累聖政矣。明皇久乃許之。知古罷爲工部尚書

李德裕薦白敏中反爲所排

大中元年。初李德裕執政。引白敏中爲翰林學士。及武宗崩。德裕失勢。敏中乘上下之怒。竭力排之。使其黨李咸訟德裕罪。德裕由是自東都留守。以太子少保分司

復讎門

豫讓欲爲智伯報仇

周威烈王二十三年。三家分智氏之田。趙襄子漆智伯之頭。以爲飲器。智伯之臣豫讓。欲爲之報仇。乃詐爲刑人。挾匕首。入襄子宮中塗厠。襄子如厠。心動。索之。獲豫讓。左右欲殺之。襄子曰。智伯死。無後。而此人欲爲報仇。真義士也。吾謹避之耳。乃舍之。豫讓又漆身爲癩。吞炭爲啞。行乞於市。其妻不識也。行見其友。其友識之。爲之泣曰。以子之才。臣事趙孟。必得近幸。子乃爲所欲爲。顧不易邪。何乃自苦如此。求以報仇。不亦難乎。豫讓曰。不可。既以委質爲臣。而又求殺之。是二心也。凡吾所爲者極難耳。然所以爲此者。將以愧天下後世之爲

人臣懷二心者也襄子出豫讓伏於橋下襄子至橋馬驚索之得豫讓遂殺之

唐明皇不肯以報讎壞國法

開元二十三年初殿中侍御史楊汪既殺張審素更名萬頃審素二子瑝琇皆幼坐流嶺表尋逃歸謀伺便復讎後手殺萬頃於都城繫表於斧言父冤狀欲之江外殺與萬頃同謀陷其父者至汝水爲有司所得議者多言二子父死非罪稱年孝烈能復父讎宜加矜宥張九齡亦欲活之裴耀卿李林甫以爲如此壞國法明皇亦以爲然謂九齡曰孝子之情義不顧死然殺人而赦之此塗不可啓也乃下敕曰國家設法期於止殺各伸爲子之志誰非狥孝之人屢轉相讎何有限極咎繇作士瀍在必行曾參殺人亦不可恕宜付河南府杖殺士民皆憐之爲作哀誄牓於衢路市人斂錢葬之於北邙

韓愈奏定復讎之律

元和六年富平人梁悅報父仇殺秦杲自詣縣請罪敕復讎據禮經則義不同天徵法令則殺人者死禮法二事皆王教之大端有此異同固資論辯宜令都省集議聞奏職方員外郎韓愈議以爲律無其條非闕文也蓋以不許復讎則傷孝子之心而垂先王之訓許復讎則人將倚法專殺無以禁止其端矣故聖人丁寧其義於經而深浚其文於律其意將使法吏一斷於法而經術之士得引經而議也宜定其制曰凡復父讎者事殺具事申尚書省集議奏聞酌其宜而處之則

經律無失其指矣。敕梁悅杖一百。流循州

楚楊昭惲女請復其寃

後周顯德三年。韓令坤敗唐兵於城東。擒陸孟俊。初孟俊之廢馬希萼。立希崇也。滅故舒州刺史楊昭惲之族。而取其財。楊氏有女美。獻於希崇。令坤入楊州。希崇以楊氏遺令坤。令坤嬖之。既獲孟俊。將械送帝所。楊氏在簾下。忽撫膺慟哭。令坤驚問之。對曰。孟俊昔在潭州。殺妾家二百口。今見之。請復其寃。令坤乃殺之

報怨門

漢公孫弘竟報私隙

元朔五年。以公孫弘爲丞相。封平津侯。丞相封侯自弘始。時武帝方興功業。弘於是開東閣以延賢人。與參謀議。每朝覲奏事。因言國家便宜。武帝亦使左右文學之臣。與之論難。弘性意忌。外寬內深。諸嘗與弘有隙。無近遠。雖陽與善。後竟報其過。董仲舒爲人廉直。以弘爲從諛。弘嫉之。膠西王端。驕恣。數犯灋。所殺傷二千石甚衆。弘乃薦仲舒爲膠西相。仲舒以病免。汲黯常毀儒。面觸弘。弘欲誅之以事。乃言上曰。右內史界部中。多貴人宗室。難治。非素重臣。不能任。請徙黯爲右內史。武帝從之

楊輔以私怨誣奏王尊

河平二年。御史大夫張忠。奏京兆尹王尊。暴虐倨慢。尊坐免官。湖三老公乘興等上書訟尊治京兆。撥劇整亂。誅暴禁邪。皆前所稀有。令御史大夫奏尊傷害陰陽。爲國家憂。原其所以。出。御史丞楊輔素與尊有私怨。外依公事。建畫爲此議。傳致奏文。浸潤加誣。臣等竊痛傷尊。修身潔己。砥節首公。刺議不憚將相。誅惡不避豪彊。誅不制之賊。解國家之憂。功著職修。威信不廢。誠國家爪牙之吏。折衝之臣。今一旦無辜。制於仇人之手。傷於詆欺之文。上不得以功除罪。下不得蒙棘木之聽。獨掩怨讎之偏。奏被共工之大惡。無所陳冤愬罪。孔子曰。愛之欲其生。惡之欲其死。是惑也。浸潤之譖不行焉。可謂明矣。願下公卿大夫博士議郎。定尊素行。使白黑分別。書奏。成帝復以尊爲徐州刺史

晉周玘屬其子爲報怨

建興元年。吳興太守周玘。宗族彊盛。琅邪王睿。頗疑憚之。睿左右用事者。多中州亡官失守之士。駕御吳人。吳人頗怨。玘自以失職。又爲刁協所輕。耻恚愈甚。乃陰與其黨謀誅執政。以諸南士代之。事泄。玘憂憤而卒。將死。謂其子勰曰。殺我者。諸傖子也。能復之。乃吾子也

後趙王不讎漚麻之恨

東晉太興四年。後趙王勒。悉召武鄉耆舊詣襄國。與之共坐歡飲。初勒微時。與李陽隣居。數爭漚麻池相毆。陽由是獨不

敢來。勒曰。陽。壯士也。漚麻布衣之恨。孤方兼容天下。豈讎匹夫乎。遽召與飲。引陽臂曰。孤往日厭卿老拳。卿亦飽孤毒手。因拜參軍都尉

王導以周顗不救已爲恨

永昌元年。王敦舉兵於武昌。元帝徵戴淵劉隗入衛建康。隗至與刁協。勸帝盡誅王氏。元帝不許。隗始有懼色。司空王導帥其從弟中領軍邃。左衛將軍廙待中侃彬。及諸宗族。二十餘人。每旦詣臺待罪。周顗將入。導呼之曰。伯仁以百口累卿。顗直入不顧。既見帝。言導忠誠。申救甚至。元帝納其言。顗喜。飲酒至醉而出。導猶在門。又呼之。顗不與言。顧左右曰。今年殺諸賊奴。取金印如斗大繫肘後。既出。又上表明導無罪。言甚切至。導不之知。甚恨之。元帝令公卿百官詣石頭見敦。敦參軍呂猗說敦曰。周顗戴淵皆有高名足以惑衆。公不除之。恐必有再舉之憂。敦素忌二人之才。心頗然之。從容問王導曰。周戴南北之望。當登三司無疑也。導不答。又曰。若不三司。止應令僕邪。又不答。敦曰。若不爾。正當誅爾。又不答。敦遣部將陳郡。鄧岳。收顗及淵。殺之於石頭南門之外。王導後料檢中書故事。乃見覬救已之表。執之流涕曰。吾雖不殺伯仁。伯仁由我而死。幽冥之中。負此良友

沈勁竟滅吳氏報父冤

太寧二年。沈充走。失道。誤入故將吳儒家。儒誘充內重壁中。因笑謂充曰。三千戶侯矣。充曰。爾以義存我。我家必厚報汝。

若以利殺我。我死。汝族滅矣。儒遂殺之。傳首建康。王敦黨悉平。充子勁當坐誅。鄉人錢舉匿之。得免。其後勁竟滅吳氏

何無忌怒殷仲文爲薄已

義熙三年。殷仲文素有才望。自謂宜當朝政。出爲東陽太守。尤不樂。何無忌素慕其名。東陽無忌所統。仲文許便道修謁無忌喜欲遲之。而仲文失志恍惚。遂不過府。無忌以爲薄已。大怒。會南燕入寇。無忌言於劉裕曰。桓胤殷仲文。乃腹心之疾。北虜不足憂也。劉裕府將駱冰謀作亂。事覺。裕斬之。因言冰與仲文等潛相連結。謀立桓胤爲主。皆族誅之

北魏主殺莫題以報三歲犢之怨

四年。魏主珪殺高邑公莫題。初拓跋窟咄之伐珪也。題以珪年少。潛以箭遺窟咄曰。三歲犢。豈能勝重載邪。珪心銜之。至是或告題居處倨傲。擬則人主者。珪使人以箭示題。而謂之曰。三歲犢。果何如。題父子對泣。詰朝。收斬之

劉毅怨庾悅奏罷軍府

七年。初劉毅在京口貧困。與知識射於東堂。庾悅爲司徒右長史。後至。奪其射堂。衆人皆避之。毅獨不去。悅厨饌甚盛。不以及毅。毅從悅求子鵝炙。悅怒不與。毅由是銜之。至是毅求兼督江州。詔許之。因奏稱江州內地。以治民爲職。不當置軍府。彫耗民力。宜罷軍府。移鎮豫章。而尋陽接蠻。可即州府千兵以助郡戍。於是解悅都督將軍官。以刺史鎮豫章。毅以親將趙恢領千兵守尋陽。悅府文武三千。悉入毅府。符設嚴峻。

悅忿懼。至豫章。疽發背卒

唐劉仁軌不念疇昔之怨

乾封元年。以大司憲劉仁軌爲右相。初仁軌爲給事中。按畢正義事。李義府怨之。出爲青州刺史。會討百濟。仁軌當浮海運糧。時未可行。義府督之。遭風失船。丁夫溺死甚衆。命監察御史袁異式往鞫之。義府謂異式曰。君能辦事。勿憂無官。異式至。謂仁軌曰。君與朝廷何人爲讎。宜早自爲計。仁軌曰。仁軌當官不職。國有常刑。公以法斃之。無所逃命。若使遽自引決以快讎人。竊所未甘。乃具獄以聞。義府言於高宗曰。不斬仁軌。無以謝百姓。舍人源直心曰。海風暴起。非人力所及。高宗乃命除名。以白衣從軍自效。及爲大司憲。異式懼不自安。仁軌瀝觴告之曰。仁軌若念疇昔之事。有如此觴。仁軌既知政事。遽薦異式爲司元大夫。監察御史杜易簡謂人曰。斯所謂矯枉過正矣

劉仁軌怨李敬玄出爲西邊鎮守

儀鳳三年。劉仁軌鎮洮河。每有奏請。多爲李敬玄所抑。由是怨之。仁軌知敬玄非將帥才。欲中傷之。奏言西邊鎮守。非敬玄莫可。敬玄固辭。高宗曰。仁軌須朕。朕亦自往。卿安得辭。以敬玄代仁軌爲洮河道大總管。兼安撫大使

周矩怨騫味道按致其罪

垂拱四年。左肅政大夫同平章事騫味道。素不禮於殿中侍御史周矩。屢言其不能了事。會有羅告味道者。敕矩按之。矩

謂味道曰。公常責矩不了事。今日爲公了之。味道及其子辭王皆伏誅

周興以魏玄同沮巳羅告其罪

永昌元年。初高宗之世。周興以河陽令召見。高宗欲加擢用。或奏以非清流。罷之。興不知。數於明堂俟命。諸相皆無言。魏玄同時同平章事。謂之曰。周明府可去矣。興以爲玄同沮巳。銜之。玄同素與裴炎善。時人以其終始不渝。謂之耐久朋。同興奏誣。玄同言天后老矣。不若奉嗣君爲耐久。天后怒。賜死于家

崔隱甫彈張說以報隙

開元十四年。明皇召河南尹崔隱甫。欲用之。中書令張說薄其無文。奏擬金吾大將軍。明皇不從。以隱甫爲御史大夫。隱甫由是與說有隙。說有才智而好賄。百官白事。有不合者。好面折之。至於叱罵。惡御史中丞宇文融之爲人。且患其權重。融所建白。多抑之。中書舍人張九齡言於說曰。宇文融承恩用事。辯給多權數。不可不備。說曰。鼠輩何能爲。隱甫。融。及御史中丞李林甫。共奏彈說引術士占星。狥私僭侈。受納賄賂。敕源乾曜等。同於御史臺鞫之

李德裕怨牛李誣與劉從諫交通

會昌四年。李德裕怨東都留守牛僧孺。湖州刺史李宗閔。言於武宗曰。劉從諫據上黨十年。太和中入朝。僧孺宗閔執政不留之。加宰相縱去。以成今日之患。竭天下力。乃能取之。皆

二人之罪也。德裕又使人於潞州求僧孺宗閔與從諫交通書疏無所得。乃令孔目官鄭慶言從諫每得僧孺宗閔書疏皆自焚毀。詔追慶下御史臺按問。河南少尹呂述與裕書言劉稹破。報至。僧孺出聲歎恨。德裕奏述書武宗大怒。以僧孺爲漳州刺史

後梁太祖爲朱友寧報仇讎

開平二年。金吾上將軍王師範家於洛陽。朱友寧之妻泣訴於太祖曰。陛下化家爲國。宗族皆蒙榮寵。妾夫獨不幸。因王師範叛。遂於戰場令仇讎猶在。妾誠痛之。太祖曰。朕幾忘此賊。遣使就洛陽族之。使者先鑿阬於地側。乃宣救告之。師範盛陳宴具。與宗族列坐。謂使者曰。死者人所不免。況有罪乎。予不欲使積尸長幼無序。酒既行。命自幼及長。引於阬中戮之。死者凡二百人

後晉高勳剖張彥澤心以祭死者

天福十二年。高勳訴張彥澤殺其家人於契丹主。契丹主亦怒。彥澤剽掠京城。并傳住兒鎖之。以彥澤之罪宣示百官。問應死否。皆言應死。百姓亦投牒爭疏彥澤罪。遂斬彥澤住兒於北市。仍命高勳監刑。彥澤前所殺士大夫子孫。皆經杖號哭。隨而詬詈。以杖扑之。勳命斷腕出鎖。剖其心以祭死者。市人爭破其腦取髓。臠其肉而食之

後漢魏仁浦不肯因亂報怨

乾祐三年。初作坊使賈延徽有寵於隱帝。與魏仁浦爲隣。欲

併仁浦所居以自廣。屢謂仁浦於隱帝。幾至不測。至是有擒延徽以授仁浦者。仁浦謝曰。因亂而報怨。吾所不為也。郭威聞之。待仁浦益厚

郭威不署劉銖家以復怨讎

劉銖。李洪建及其黨。皆梟首於市。而赦其家。郭威謂公卿曰。劉銖屠吾家。吾復屠其家。怨讎反覆。庸有極乎。由是數家獲免

任怨門

後唐郭崇韜為李紹宏等所恨

同光元年。初李紹宏為中門使。郭崇韜副之。至是。自幽州召還。崇韜惡其舊人。位在己上。乃薦張居翰為樞密使。以紹宏為宣徽使。紹宏由是恨之。居翰和謹畏事。軍國機政。皆崇韜掌之。支度務使孔謙自謂才能勤効。應為租庸使。衆議以謙人微地寒。不當遽總重任。故崇韜薦張憲。以謙副之。謙亦不悅

郭崇韜不用孔謙專使務

租庸副使孔謙。謂張憲公正。欲專使務。言於郭崇韜曰。東京重地。須大臣鎮之。非張公不可。崇韜即奏以憲為東京副留

守。知留守事。以豆盧革判租庸兼諸道鹽鐵轉運使。謙彌失望

後周世宗自當誹謗之語

顯德二年。世宗與侍臣論刑賞。世宗曰。朕必不因怒刑人。因喜賞人。先是大梁城中民侵街衢爲舍。通大車者蓋寡。世宗悉命直而廣之。廣者至三十步。又遷墳墓於標外。世宗曰。近京城。於存歿擾動誠多。然怨謗之語。朕自當之。它日終爲人利

不避嫌疑門

唐魏謨不顧身嫌以釋疑

武德九年。太子建成。齊王元吉之黨。散亡在民間。雖更赦令。猶不自安。徼幸者爭告捕以邀賞。諫議大夫王珪以啓太子。太子下令。六月四日已前事連東宮。及齊王十七日前連李瑗者。並不得相告言。違者反坐。遣諫議大夫魏徵宣慰山東。聽以便宜從事。徵至磁州。遇州縣鎖送前太子千牛李志安。齊王護軍李思行。詣京師。徵曰。吾受命之日。前宮齊府左右。皆赦不問。今復迭思行等。則誰不自疑。雖遣使者。人誰信之。吾不可以顧身嫌。不爲國慮。且既蒙國士之遇。敢不以國士報之乎。遂皆解縱之。太子聞之大喜

温彥博謂魏證不存形迹避嫌疑

貞觀元年。或告右丞魏徵私其親厚。太宗使御史大夫温彥博按之。無狀。彥博言於太宗曰。徵不存形迹。遠避嫌疑。心雖無私。亦有可責。太宗令彥博讓徵。且曰。自今宜存形迹。它日徵入見。言於太宗曰。臣聞君臣同體。宜相與盡誠。若上下但存形迹。則國之興衰。尚未可知。臣不敢奉詔。太宗瞿然曰。吾已悔之

李德裕不以柳仲郢爲嫌

會昌五年。李德裕以柳仲郢爲京兆尹。素與牛僧孺善。謝德裕曰。不意太尉恩奬及此。仰報厚德。敢不如奇章公門館。德裕不以爲嫌

招懷門

晉劉現長於招懷短於撫御

永嘉五年。劉現長於招懷。而短於撫御。一日之中。雖歸者數千。而去者亦相繼

河西王不以綏寧爲先

東晉咸安五年。河西王利鹿孤命群臣極言得失。西曹從事史嵩曰。陛下命將出征。往無不捷。然不以綏寧爲先。唯以徙民爲務。民安土重遷。故多離叛。此所以斬將拔城而地不加廣也。利鹿孤善之

唐魏證請遣使鎮撫嶺南

貞觀元年。嶺南酋長馮盎談殿等。迭相攻擊。久未入朝。諸州

奏稱盎反。前後以十數。太宗命將軍蘭暮等發江嶺數十州兵討之。魏徵諫曰。中國初定。嶺南瘴癘險遠。不可以宿大兵。且盎反狀未成。未宜動衆。太宗曰。告者道路不絕。何云反狀未成。對曰。盎若反。必分兵據險。攻掠州縣。今告者已數年。而兵不出境。此不反明矣。諸州既疑其反。陛下又不遣使鎮撫。彼畏死。故不敢入朝。若遣信臣示以至誠。彼喜於免禍。可不煩兵而服。太宗乃罷兵。遣員外散騎侍郎李公掩持節慰諭之。盎遣其子智戴隨使者入朝。太宗曰。魏徵今我發一介之使而嶺表遂安。勝十萬之師。不可不賞。賜徵絹五百匹

李大亮奏罷招撫使

四年。西突厥種落散在伊吾。詔以涼州都督李大亮爲西北道安撫大使。於磧口貯糧。來者賑給。使者招慰相望於道。大亮上言。欲懷遠者。必先安近。中國如本根。四夷如枝葉。疲中國以奉四夷。猶拔本根以益枝葉也。臣遠考秦漢。近觀隋室。外事戎狄。皆致疲弊。今招致西突厥。但見勞費。未見其益。況河西州縣蕭條。突厥微弱以來。始得耕耨穫。今又供億此役。民將不堪。不若且罷招慰。爲便伊吾之地。率皆沙磧。其人或自立君長。求稱臣內屬者。羈縻受之。使居塞外。爲中國藩蔽。此乃施虛惠而收實利也。太宗從之

嫉惡門

東晉溫嶠共書令温嶠王敦之謀討王敦之謀

太寧二年。初明帝親任中書事。時進密謀以附其欲。深結錢鳳爲之聲譽。每曰。錢世儀精神浦腹。嶠素有藻鑑之名。鳳甚悅。深與嶠結好。會丹楊尹缺。敦問嶠誰可者。嶠曰。愚謂無如錢鳳。鳳亦推嶠。嶠僞辭之。敦不聽。表嶠爲丹楊尹。且使覘伺朝廷。嶠至建康。盡以敦逆謀告明帝。請先爲之備。又與庾亮共畫討敦之謀。敦聞之大怒曰。吾乃爲小物所欺。與司徒王導書曰。太真別來幾日。作如此事。當募人生致之。自拔其舌

梁范雲惡褚緝薄行皆不禮

天監元年。河南褚緗居建康。素薄行。仕宦不得志。頻造尚書范雲。雲不禮之。緗怒。私謂所親曰。建武以後。草澤下族。悉化成貴人。吾何罪而見棄。今天下草創。饑饉不已。喪亂未可知。陳伯之擁彊兵在江州。非主上舊臣。有自疑之意。且熒惑守南斗。詎非爲我出邪。今者一行。事若無成。入魏不失作河南郡守。遂投伯之。大見親狎

唐韋安石面折武三思張易之

久視元年。以韋安石同平章事。時武三思張易之。兄弟用事。安石數面折之。嘗侍宴禁中。易之引蜀商宋霸子等數人在座同博。安石跪奏曰。商賈賤類。不應得預此會。顧左右逐出之。座中皆失色。天后以其言直。勞勉之。同列皆歎服

魏元忠不附張昌宗

長安三年。初魏元忠爲洛州長史。洛陽令張昌儀恃諸兄之勢。每牙直。上長史聽事。元忠到官。叱下之。張易之奴暴亂都市。元忠杖殺之。及爲相。天后召易之弟昌期。欲以爲雍州長史。對仗問宰相曰。誰堪雍州者。元忠對曰。今之朝臣。無以易薛季昶。天后曰。昌期何如。諸相皆曰。陛下得人矣。元忠獨曰。昌期少年。不閑吏事。鄉在岐州。戶口逃亡且盡。雍州帝京。事務繁劇。不若季昶彊幹習事。天后默然而止。元忠又嘗面奏。臣自先帝以來。蒙被恩渥。今承乏宰相。不能盡忠死節。使小人在側。臣之罪也。天后不悅。由是諸張深怨之。司禮丞高戩。太平公主之所愛也。會天后不豫。張昌宗恐天后一日晏駕。

爲元忠所誅。乃譖元忠與戰私議云。天后老矣。不若挾太子爲久長。天后怒。下元忠戰獄。將使與昌宗廷辨之。昌宗密引鳳閣舍人張說賂以美官。使證元忠。說許之。明日天后召太子相王及諸宰相使元忠與昌宗參對。往復不決。昌宗曰。張說聞元忠言。請召問之。天后召說。說將入。鳳閣舍人宋璟謂說曰。名義至重。鬼神難欺。不可黨邪陷正以求苟免。若獲罪流竄。其榮多矣。若事有不測。璟當叩閤力爭。與子同死。努力爲之。萬代瞻仰。在此舉也。左史劉知幾曰。無汚青史。爲子孫累。及入。天后問之。說未對。昌宗從旁迫趣說。使速言。說曰。陛下視之在陛下前。猶逼臣如是。況在外乎。臣實不聞元忠有是言。但昌宗逼臣使誣證之耳。天后曰。張說反覆小人。宜并繫治之。它日更引問。說對如前。天后怒。命宰相與河內王武懿宗共鞫之。說所執如初。朱敬則杭疏理之曰。元忠素稱忠正。張說所坐無名。若令抵罪。失天下望。蘇安恒亦上疏以爲陛下革命之初。人以爲納諫之主。暮年以來。人以爲受佞之主。自元忠下獄。里巷恟恟皆以爲陛下委信姦宄。斥逐賢良。忠臣烈士。皆撫髀於私室。而箝口於公朝。畏迕易之等意。徒取死而無益。方今賦役頻重。百姓彫弊。重以讒慝專恣。刑賞失中。竊恐人心不安。別生它變。爭鋒於朱雀門內。間鼎於大明殿前。陛下將何以謝之。何以禦之。易之等見其疏大怒。欲殺之。賴朱敬則桓彥範魏知古保救得免。貶元忠爲高要尉。

戰說皆流嶺表

宋璟獨不禮張易之兄弟

天后嘗命朝貴宴集。張易之兄弟。皆位在宋璟上。易之素憚璟。欲悅其意。虛位揖之曰。公方今第一人。何乃下坐。璟曰。才劣位卑。張卿以爲第一。何也。天官侍郎鄭杲謂璟曰。丞柰何卿五郎。璟曰。以官言之。正當爲卿。足下非張卿家奴。何郎之有。舉坐慙惕。時自武三思以下。皆謹事易之兄弟。璟獨不爲之禮。諸張積怒。常欲中傷之。天后知之。故得免

宋璟疾負罪而妄訴不已

開元八年。侍中宋璟。疾負罪而妄訴不已者。悉付御史臺治之。謂中丞李謹度曰。服不更訴者。出之。尚訴未已者。且繫。由是人多怨者。時璟與蘇頲建議嚴禁惡錢。江淮間惡錢尤甚。璟以監察御史　隱之。使括惡錢。隱之嚴急煩擾。怨嗟盈路。明皇於是貶　之官。罷璟爲開府儀同三司。頲爲禮部尚書

妬賢門

唐李林甫每忌文學之士

天寶元年。李林甫爲相。凡才望功業出已右。及爲上所厚。勢位將逼已者。必百計去之。尤忌文學之士。明皇嘗陳樂於勤政樓下。垂簾觀之。兵部侍郎盧絢。謂明皇已起。垂鞭按轡。橫過樓下。絢風標清粹。明皇目送之。深歎其蘊藉。林甫常厚以金帛賂上左右。明皇舉動。必知之。乃除絢華州刺史。到官未幾。誣其有疾。州事不理。除詹事員外同正。明皇又嘗問林甫以嚴挺之今安在。是人亦可用。挺之時爲絳州刺史。林甫奏挺之衰老。得風疾。宜且授以散秩。使便醫藥。明皇歎吒久之。以爲詹事。又以河南采訪使齊澣爲少詹事。皆員外同正。於

東京養疾。澣亦朝廷宿望。故并忌之

李林甫賀野無遺賢

六載。明皇欲廣求天下之士。命通一藝以上。皆詣京師。李林甫恐草野之士。對策斥言其姦惡。建言舉人多卑賤愚瞶。恐有俚言。汚濁聖聽。乃令郡縣長官精加試練。灼然超絕者。具名送省。委尚書覆試。御史中丞監之。取名實相副者。聞奏。既而至者。皆試以詩賦論。遂無一人及第者。林甫乃上表賀野無遺賢

李林甫忌王忠嗣入相

李林甫以王忠嗣功名日盛。恐其入相。忌之。安祿山潛蓄異志。託以禦寇。築雄武城。大貯兵器。請忠嗣助役。因欲留其兵。忠嗣先期而往。不見祿山而還。數上言祿山必反。林甫益惡之。忠嗣固辭。兼河東朔方節度。許之

盧杞忌張鎰欲出之於外

建中三年。德宗以幽州兵在鳳翔。思得重臣代之。盧杞忌張鎰忠直。爲德宗所重。欲出之於外。已得專總朝政。乃對曰。朱泚名位素崇。鳳翔將校。班秩已高。非宰相信臣。無以鎮撫。臣請自行。德宗俛首未言。杞又曰。陛下必以臣貌寢。不爲三軍所伏。固惟陛下神筭。德宗乃顧鎰曰。才兼文武。望重內外。無以易卿。鎰知爲杞所排。而無辭以免。因再拜受命。以鎰兼鳳翔尹隴右節度等使

盧杞出顏真卿宣慰李希烈

四年。李希烈遣其將李克誠襲陷汝州。執別駕李元平。官軍數爲所敗。邏騎西至彭婆。東都士民震駭。竄匿山谷。德宗問計於盧杞。對曰。希烈年少驍將。恃功驕慢。誠得儒雅重臣。奉宣聖澤。爲陳逆順禍福。希烈必革心悔過。可不勞軍旅而服。顏真卿三朝舊臣。忠直剛決。名重海內。人所信服。真其人也。德宗以爲然。命真卿詣許州。宣慰希烈。詔下。舉朝失色。真卿乘驛至東都。鄭叔則曰。往必不免。宜少留。須後命。真卿曰。君命也。將焉避之。遂行。李勉表言失一元老。爲國家羞。請留之。又使人邀真卿於道。不及。真卿與其子書。但敕以奉家廟。撫諸孤而已。至許州。欲宣詔旨。希烈使其養子千餘人環繞嫚罵。拔刃擬之。爲將劓唁之勢。真卿足不移。色不變。希烈遽以身蔽之。麾衆令退。館真卿而禮之。希烈欲遣真卿還。會李元平在座。真卿責之。元平慙而起。以密啓白希烈。希烈意遂變。留真卿不遣

盧杞惡李揆有才望使之入吐蕃

荅蕃判官監察御史于頔與吐蕃使者論刺沒藏至自青海。言疆場已定。請遣區頰賛歸國。以禮部尚書李揆爲入蕃會盟使。詔諸將相與區頰賛盟於城西。李揆有才望。盧杞惡之。故使之入吐蕃。揆言於德宗曰。臣不憚遠行。恐死於道路。不能達詔命。德宗爲之惻然。謂杞曰。揆無乃太老。對曰。使遠夷。非詣練朝廷故事者不可。且揆行。則自令年少於揆者。不敢辭遠使矣

元載與其黨攻李泌不已

大曆五年。元載以李泌有寵於代宗。忌之。言泌常與親故宴於北軍。與魚朝恩親善。宜知其謀。代宗曰。北軍。泌之故吏也。故朕使之就見親故。朝恩之誅。泌亦豫謀。卿勿以爲疑。載與其黨攻之不已。會江西觀察使魏少遊求叅佐。代宗謂泌曰。元載不容卿。朕今匿卿於魏少遊所。俟朕決意除載。當有信報卿。可束裝來。乃以泌爲江西判官。且屬少遊。使善代之

李逢吉患穆宗待遇李紳之厚

長慶三年。李逢吉爲相。內結知樞密王守澄。勢傾朝野。惟翰林學士李紳。每承顧問。常排抑之。擬狀至內庭。紳多所臧否。逢吉患之。而穆宗待遇方厚。不能遠也。會御史中丞缺。逢吉薦紳清直。宜居風憲之地。穆宗以中丞亦次對官。不疑而可之。會紳與京兆尹兼御史大夫韓愈爭臺參。及它職事。文移往來。辭語不遜。逢吉奏二人不協。以愈爲兵部侍郎。紳爲江西觀察使

讒譖門

秦甘茂盟於息壤以止謗

周赧王七年。秦武王使甘茂約魏以伐韓。而令向壽輔行。甘茂至魏。令向壽還謂王曰。魏聽臣矣。然願王勿伐。王迎甘茂於息壤而問其故。對曰。宜陽大縣。其實郡也。今王倍數險。行千里攻之。難。魯人有與曾參同姓名者殺人。人告其母。其母織自若也。及三人告之。其母投杼下機。踰墻而走。臣之賢不若曾參。王之信臣。又不如其母。疑臣者。非特三人。臣恐大王之投杼也。魏文侯令樂羊將而攻中山。三年而拔之。反而論功。文侯示之。謗書一篋。樂羊再拜稽首曰。此非臣之功。君之力也。今臣羇旅之臣也。樗里子。公孫奭。挾韓而議之。王必聽

之是王欺魏王而臣受公仲侈之怨也王曰寡人弗聽也請與子盟乃盟於息壤甘茂帥師伐宜陽八年甘茂攻宜陽五月而不拔樗里子公孫奭果爭之秦王召甘茂欲罷兵甘茂曰息壤在彼王曰有之因大悉起兵以佐甘茂斬首六萬遂拔宜陽韓公仲侈入謝於秦以請平

漢馬援後爲上書者所譖

建武二十五年初馬援在交阯常飼薏苡實能輕身勝瘴氣軍還載之一車及卒後有上書譖之者以爲前所載還皆明珠文犀光武益怒援妻孥惶懼不敢以喪還舊塋葬城西賓客故人莫敢弔會

光武疑第五倫篡婦公不過從兄飯

中元元年淮陽王入朝第五倫隨官屬得會見光武問以政事倫因此酬對光武大悅明日復特召入與語至夕光武謂倫曰聞卿爲吏篡婦公不過從兄飯寧有之邪對曰臣三娶妻皆無父少遭饑亂實不敢妄過人食衆人以臣愚蔽故生是語耳光武大笑以倫爲扶夷長未到官追拜會稽太守爲政清而有惠百姓愛之

章帝不信李邑毀班超

建初八年章帝拜班超爲將兵長史以徐幹爲軍司馬別遣衛侯李邑護送烏孫使者邑上書盛毀超擁愛妻抱愛子安樂外國無內顧心超聞之歎曰身非曾參而有三至之讒恐見疑於當時矣遂去其妻章帝知超忠乃切責邑曰縱超擁

愛妻。抱愛子。思歸之士千餘人。何能盡與超同心乎。今邑詣超受節度。詔若邑任在外者。便留與從事。超即遣邑將烏孫侍子還京師。徐幹謂超曰。邑前親毀君。欲敗西域。今何不緣詔書留之。更遣它吏送侍子乎。超曰。是何言之陋也。以邑毀超。故令遣之。內省不疚。何卹人言。快意留之。非忠臣也

曹操信讒言害崔琰等

建安二十一年。時有與中尉崔琰宿不平者。白琰傲世怨謗。意指不遜。曹操怒。遂賜琰死。尚書僕射毛玠傷琰無辜。心不悅。人復白玠怨謗。操收玠付獄。侍中桓階。和洽。皆爲之陳理。操不聽。階求案實其事。操曰。所以不考。欲兩全玠及言事者耳。洽對曰。玠信有謗主之言。當肆之市朝。若玠無此言。言事者加誣大臣。以誤主聽。不加檢覈。臣竊不安。操卒不窮治。玠遂免黜。終於家。是時西曹掾丁儀用事。玠之獲罪。儀有力焉。群下謂之側目。尚書僕射何夔。及東曹屬徐奕。獨不事儀。儀譖弈。出爲魏郡太守。賴桓階左右之得免。尚書傅選謂何夔曰。儀已害毛玠。子宜少下之。夔曰。爲不義。適足害其身。焉能害人。且懷姦佞之心。立於明朝。其得久乎

晉王衍多毀羊祜

泰始八年。羊祜不附結中朝權貴。荀勗馮紞之徒。皆惡之。從甥王衍。嘗詣祜陳事。辭甚清辯。祜不然之。衍拂衣去。祜顧謂賓客曰。王夷甫方當以盛名處大位。然敗俗傷化。必此人也。及攻江陵。祜以軍法將斬王戎。衍。戎之從弟也。故二人皆憾

之。言論多毀祜。時人謂之語曰。二王當國。羊公無德

荀勗馮紞譖逐張華

太康三年。尚書張華。以文學才識。名重一時。論者皆謂華宜爲三公。中書監荀勗。侍中馮紞。以伐吳之謀。深疾之。會武帝問華。誰可託後事者。華對以明德至親。莫如齊王。由是忤旨。勗因而譖之。以華都督幽州諸軍事。華至鎮。撫循夷夏。譽望益振。武帝復欲徵之。馮紞侍。武帝從容語及鍾會。紞曰。會之反。頗由太祖。武帝變色曰。卿是何言邪。紞免冠謝曰。臣聞善御者。必知六轡緩急之宜。故孔子以仲由兼人而退之。冉求退弱而進之。漢高祖尊寵五王而夷滅。光武抑損諸將而克終。非上有仁暴之殊。下有愚智之異也。蓋抑揚與奪。使之然耳。鍾會才智有限。而太祖誇奬無極。居以重勢。委以大兵。使會自謂筭無遺策。功在不賞。遂構凶逆耳。向令太祖錄其小能。節以大禮。抑之以威權。納之以軌則。則亂心無由生矣。武帝曰然。紞稽首曰。陛下既然臣之言。宜思堅氷之漸。勿使如會之徒。復致傾覆。武帝曰。當今豈復有如會者邪。紞因屏左右而言曰。陛下謀畫之臣。著大功於天下。據方鎮總戎馬者。皆在陛下聖慮矣。武帝默然。由是止。不徵華

東晉王國寶譖謝安

太元八年。謝安壻王國寶。坦之之子也。安惡其爲人。每抑而不用。以爲尚書郎。國寶自以望族。故事。唯作吏部。不爲餘曹。固辭不拜。由是怨安。國寶從妹。爲會稽王道子妃。武帝與道

子。皆嗜酒。狎昵邪諂。國寶乃譖安於道子。使離間之於武帝。安功名既盛。而險詖求進之徒。多毀短安。武帝由是稍疎忌之

北齊祖珽續謠言譖斛律光

陳太建四年。齊尚書右僕射祖珽。勢傾朝野。左丞相咸陽王斛律光惡之。遥見輒罵曰。多事乞索小人。欲行何計。光嘗在朝堂垂簾坐。珽不知。乘馬過其前。光怒曰。小人乃敢爾。後珽在內省。言聲高慢。光適過。聞之。又恐珽覺之。私賂光從奴。問之。奴曰。自公用事。相王每夜抱膝歎曰。盲人入。國必破矣。斛律後無寵。珽因而間之。光自結髮從軍。未嘗敗北。深爲鄰敵所憚。周勳州刺史韋孝寬密爲謠言曰。百升飛上天。明月照長安。又曰。高山不推自崩。槲木不扶自舉。令諜人傳之於鄴。鄴中小兒歌之於路。珽因續之曰。盲老公背受大斧。饒舌老母不得語。使其妻兄鄭道盖奏之。後主以問珽。珽與陸令萱皆曰。實聞有之。珽因觧之曰。百升者。斛也。盲老公謂臣也。與國同憂。饒舌老母。似謂女侍中陸氏也。且斛律累世大將。明月聲震關西。豐樂威行突厥。女爲皇后。男尚公主。謠言甚可畏也

唐許敬宗誣奏褚遂良等

顯慶二年。許敬宗李義府。希皇后旨。誣奏侍中韓瑗。中書令來濟。與褚遂良潛謀不軌。以桂州用武之地。授遂良桂州都督。欲以爲外援。瑗坐貶振州刺史。濟貶台州刺史。終身不聽

朝覲。又貶褚遂良爲愛州刺史。遂良至愛州。上表。自陳往者濮王承乾交爭之際。臣不顧死亡。歸心陛下。卒與無忌等四人共定大策。及先朝大漸。獨臣與無忌同受遺詔。區處衆事。咸無廢闕。數日之間。內外寧謐。力小任重。動罹愆過。螻蟻餘齒。乞陛下哀憐。表奏不省

許敬宗譖長孫無忌謀反

四年。武后以太尉趙公長孫無忌。受重賜而不助己。深怨之。許敬宗屢以利害說無忌。無忌每面折之。敬宗亦怨。武后既立。無忌內不自安。后令敬宗伺其隙而陷之。會洛陽人李奉節告太子洗馬韋季方。監察御史李巢朋黨事。敕敬宗鞫之。敬宗因誣奏季方。欲與無忌構陷忠臣。近歲使權歸無忌。伺隙謀反。高宗驚曰。豈有此邪。舅爲小人所間。小生疑阻則有之。何至於反。敬宗曰。臣始末推究。反狀已露。請收捕準法。高宗又泣曰。舅若果爾。朕決不忍殺之。若殺之。天下將謂朕何。敬宗對曰。薄昭。漢文帝之舅也。所坐止於殺人。文帝遣百官素服。哭而殺之。至今天下以文帝爲明主。今無忌忘兩朝之大恩。謀移社稷。其罪與薄昭。不可同年而語也。幸而姦狀自發。逆徒引服。陛下何疑。猶不早決。古人有言。當斷不斷。反受其亂。安危之機。間不容髮。無忌。今之姦雄。王莽司馬懿之流也。陛下少更遷延。臣恐變生肘腋。悔無及矣。高宗以爲然。詔削無忌太尉。及封邑。黔州安置

狄仁傑不願知譖者名

天授二年。以狄仁傑同平章事。天后謂仁傑曰。卿在汝南。甚有善政。卿欲知譖卿者名乎。仁傑謝曰。陛下以臣爲過。臣請改之。知臣無過。臣之幸也。不願知譖者名。天后深歎美之

武三思日夜譖敬暉等

神龍元年。以張柬之等。及武攸暨。武三思。鄭普思等。十六人。皆爲立功之人。賜以鐵券。自非反逆。各恕十死。敬暉等帥百官上表。以爲革命之際。宗室誅竄殆盡。豈得與諸武並封。今天命惟新。而諸武封建如舊。並居京師。開闢以來。未有斯理。願陛下爲社稷計。降其王爵。以安內外。中宗不許。敬暉等畏武三思之讒。以崔湜爲耳目。伺其動靜。湜見中宗親三思而忌暉等。乃悉以暉等謀告三思。反爲三思用。三思引爲中書舍人。先是殿中侍御史鄭愔。謟事二張。二張敗。貶宣州司士參軍。坐贓亡入東都。私謁武三思。初見三思。哭甚哀。既而大笑。三思甚怪之。愔曰。始見大王而哭。哀大王將戮死而滅族也。後乃大笑。喜大王之得愔也。大王雖得天子之意。彼五人皆據將相之權。膽略過人。廢太后如反掌。彼五人日夜切齒。欲噬大王之肉。大王不去此五人。危如朝露。此愔所以爲大王寒心也。三思大悅。與之登樓。問自安之策。引爲中書舍人。與崔湜皆爲三思謀主。三思與韋后日夜譖暉等。云恃功專權。將不利於社稷。不若封暉等爲王。罷其政事。外不失尊寵功臣。內實奪之權。中宗以爲然。以敬暉爲平陽王。桓彥範爲扶陽王。張柬之爲漢陽王。袁恕己爲南陽王。崔玄暐爲博陽

王罷知政事。三思令百官復修則天之政。不附武氏者斥之。爲五王所逐者復之。大權盡歸三思矣

宗楚客等共譖魏元忠

景龍元年。宗楚客等。引姚廷筠爲御史中丞。使劾奏魏元忠。以爲侯君集社稷元勳。及其謀反。太宗就群臣乞其命而不得。竟流涕斬之。其後房遺愛薛萬徹齊王祐等爲逆。雖復懿親。皆從國法。元忠功不逮君集。身又非國戚。與李多祚等謀反。陛下仁恩。欲掩其過。臣所以犯龍鱗。悟聖意者。正以事關宗社耳。中宗頗然之。元忠坐繫大理。貶渠州司馬。宗楚客令給事中冉祖雍。奏言元忠既犯大逆。不應出佐渠州。楊再思李嶠亦贊之。監察御史袁守一復表彈元忠曰。重俊乃陛下之子。猶加昭憲。元忠非勳非戚。焉得獨漏嚴刑。又貶元忠務川尉。頃之。楚客又令袁守一奏。言則天昔在三陽宮。不豫。狄仁傑奏請陛下監國。元忠密奏以爲不可。此則元忠懷逆日久。請加嚴誅。中宗謂楊再思等曰。以朕思之。人臣事主。必在一心。豈有主上小疾。遽請太子知事。此乃仁傑欲樹私恩。未見元忠有失。守一欲借前事以陷元忠。其可乎。楚客乃止。元忠行至涪陵而卒

李輔國譖殺建寧王

至德二載。李輔國本飛龍小兒。粗閑書計。給事太子宮。肅宗委信之。輔國外恭謹寡言。而內狡險。見張良娣有寵。陰附會之。與相表裏。建寧王倓。數於上前詆訐二人罪惡。二人譖之

於肅宗曰。俊恨不得爲元帥。謀害廣平王。肅宗怒。賜俊死。於是廣平王俶。及李泌皆內懼。俶謀去輔國。及良娣。泌曰不可。王不見建寧之禍乎。俶曰。竊爲先生憂之。泌曰。泌與主上有約矣。俟平京師。則去還山。庶免於患。俶曰。先生去。則俶益危矣。泌曰。王但盡人子之孝。良娣婦人。王委曲順之。亦何能爲

德宗以謗言疑韓滉

興元元年。議者又言韓滉聞鑾輿在外。聚兵修石頭城。陰蓄異志。德宗疑之。以問李泌。對曰。滉公忠清儉。自車駕在外。滉貢獻不絕。且鎮撫江東。十五州盜賊不起。皆滉之力也。所以修石頭城者。滉見中原板蕩。謂陛下將有永嘉之行。爲迎扈之備耳。此乃人臣忠篤之慮。奈何更以爲罪乎。滉性剛嚴不附權貴。故多謗毀。願陛下察之。臣敢保其無它。德宗曰。外議洶洶。章奏如麻。卿弗聞乎。對曰。臣固聞之。其子皐爲考功員外郎。今不敢歸省其親。正以謗語沸騰故也。德宗令歸皐謁告歸覲。而賜緋衣。諭以卿父比有謗言。朕今不復信矣。因言關中乏糧。歸語卿父。宜速致之。皐至潤州。滉感悅流涕。即日自臨水濱。發米百萬斛。既而陳少遊聞滉貢米。亦貢二十萬斛。德宗謂李泌曰。韓滉乃能化陳少遊。亦貢米矣。對曰。豈惟少遊。諸道將爭入貢矣

李晟伐竹避飛語

貞元三年。李晟大安園多竹。復有爲飛語者云。晟伏兵大安亭。謀因倉卒爲變。晟遂伐其竹

德宗不信竇參讒吳湊

七年福建觀察使吳湊爲治有聲竇參以私憾毀之且言其病風德宗召至京師使之步以察之知參之誣由是始惡參

以湊爲陝虢觀察使以代參黨李翼

竇申作謗書以傾陸贄

八年竇參陰狡而愎恃權而貪每遷除多與族子給事中申議之申招權受賂時人謂之喜鵲左金吾大將軍虢王則之與申善左諫議大夫知制誥吳通玄與陸贄不叶竇申恐贄進用陰與通玄則之作謗書以傾贄德宗皆察知其狀貶則之昭州司馬通玄泉州司馬申道州司馬尋賜通玄死

陸贄譖譖訴之言多非實

九年德宗使人諭陸贄以要重之事勿對趙憬陳論當密封手疏以聞又苗粲父晉卿往年攝政嘗有不臣之言諸子皆與古帝王同名今不欲明行斥逐兄弟宜各除外官勿使近屯兵之地贄上奏其略曰昨臣所奏惟趙憬得聞陛下已至勞神委曲防護是於心膂之內尚有形迹之拘職同事殊鮮克以濟恐爽無私之德且傷不吝之明又曰爵人必於朝刑人必於市惟恐衆之不覩事之不彰君上行之無愧心兆庶聽之無疑議受賞安之無怍色當刑居之無怨言此聖王所以宣明典章與天下公共者也凡是譖訴之事多非信實之言利於中傷懼於公辨或云歲月已久不可究尋或云事體有妨須爲隱忍或云惡迹未露宜假它事爲名或云但棄其

人何必明言責辱詞皆近於情理意實苞於矯誣傷善售姦莫斯爲甚若晉卿父子實有大罪則當公議典憲若被誣枉豈令陰受播遷夫聽訟辨讒必求情辨跡情見跡著辭服理窮然後加刑罰焉是以下無寃人上無謬聽

李絳說憲宗勿信讒言疑鄭絪

元和二年昭義節度使盧從史內與王士真劉濟潛通而外獻策請圖山東擅引兵東出憲宗召令還上黨從史託言就食邢洺不時奉詔久之乃還它日憲宗召李絳對於浴堂語之曰事有極異者朕比不欲言之朕與鄭絪議敕從史歸上黨續徵入朝絪乃泄之於從史使稱上黨乏糧就食山東爲人臣負朕乃爾將何以處之對曰審如此滅族有餘矣然絪從史必不自言陛下誰從得之憲宗曰吉甫密奏絳曰臣竊聞搢紳之論稱絪爲佳士恐必不然或者同列欲專朝政疾寵忌前願陛下更熟察之勿使人謂陛下信讒也憲宗良久曰誠然絪必不至此非卿言朕幾誤處分

李逢吉之黨百計毀裴度

寶曆二年裴度自興元入朝李逢吉之黨百計毀之先是民間謠云緋衣小兒坦其腹天下有口被驅逐又長安城中有橫亘六岡如乾象度宅偶居第五岡張權輿上言度名應圖讖宅占岡原不召而來其旨可見敬宗雖年少悉察其誣謗待度益厚

宋申錫爲讒人所誣

開成元年。李石爲上言。宋申錫忠直。爲讒人所誣。竄死遐荒。未蒙昭雪。文宗俛首久之。既而流涕泫然曰。茲事朕久知其誤。奸人逼我以社稷大計。兄弟幾不能保。況申錫僅全謇領耳。非獨內臣。外廷亦有助之者。皆由朕之不明。卿使遇漢昭帝。必無此冤矣。鄭覃李固言亦共言其冤。文宗深痛恨。有慙色。詔悉復申錫官爵

李德裕諫武宗信讒誅宰相

會昌元年初知樞密劉弘逸薛季稜有寵於文宗。仇士良惡之。武宗之立。非二人及宰相意。故楊嗣復出爲湖南觀察使。李珏出爲桂管觀察使。士良屢譖弘逸等。勸武宗除之。賜弘逸季稜死。遣中使就潭桂州。誅嗣復及珏。戶部尚書杜宗奕馬見李德裕曰。天子年少。新卽位。茲事不宜手滑。德裕與崔珙崔鄲陳夷行三上奏。又邀樞密使至中書。使入奏以爲德宗疑劉晏動搖東宮而殺之。中外咸以爲冤。兩河不臣者。由茲恐懼。得以爲辭。德宗後悔。錄其子孫。文宗疑宋申錫交通藩邸。竄謫至死。既而追悔爲之出涕。嗣復珏等若有罪惡。乞更加重貶。必不可容。亦當先行訊鞫。俟罪狀著白。誅之未晚。願開延英賜對。至晡時。開延英召德裕等入。德裕等泣涕極言臣等願陛下免二人於死。勿使既死而衆以爲冤。文宗乃曰。特爲卿等釋之

後梁趙張協力傾王彥章

後唐同光元年。王彥章疾趙張亂政。及爲招討使。謂所親曰。

待我功還當盡誅姦臣以謝天下。趙張聞之。私相謂曰。我輩寧死於沙陀。不可爲彥章所殺。相與協力傾之。段凝素疾彥章之能。而諂附趙張。在軍中與彥章動相違戾。百方沮撓之。惟恐其有功。潛伺彥章過失。以聞於梁主。每捷奏至。趙張悉歸功於凝。由是彥章功竟無成。及歸楊村。梁主信讒。猶恐彥章旦夕成功難制。徵還大梁

莊宗信謠言誅郭崇韜

天成元年。馬彥珪還洛陽。乃下詔暴郭崇韜之罪。并殺其子。於是朝野駭惋。群議紛然。莊宗使宦官潛察之。保大節度使睦王存乂。崇韜之壻也。宦官欲盡去崇韜之黨。言存乂對諸將。攘臂垂泣。爲崇韜稱冤。言辭怨望。遂幽存乂於第。尋殺之。景進言河中人有告變。言李繼麟與郭崇韜謀反。崇韜死。又與存乂連謀。宦官因共勸帝速除之。莊宗乃徙繼麟爲義成節度使。是夜遣蕃漢馬步使朱守殷以兵圍其第。驅繼麟出徽安門外。殺之。又誅其家人於河中。時洛中諸軍饑窘。妄爲謠言。伶官采之以聞於莊宗。故郭崇韜。朱友謙。皆及於禍。成德節度使李嗣源。亦爲謠言所屬。莊宗遣朱守殷察之。守殷私謂嗣源曰。令公勳業振主。宜自圖歸藩以遠禍。嗣源曰。吾心不負天地。禍福之來。無所可避。皆委之於命耳。時伶宦用事。勳舊人不自保。嗣源危殆者數四。賴宣徽使李紹宏左右營護。以是得全

蜀孟知祥斬都延昌誣告

長興元年。蜀都指揮使李仁罕。張業。欲置宴召孟知祥。先二日有尼告二將謀以宴日害知祥。知祥詰之無狀。推始言者軍校都延昌。王行本。嘗斬之後就宴。盡去左右。獨詰仁罕第。仁罕叩頭流涕曰。老兵惟盡死以報德。由是諸將皆親附而服之

後晉馮玉譖桑維翰有廢立之志

開運二年。初齊王疾未平。會中書令桑維翰。遣女僕入宮。起居太后。因問皇帝寢。近讀書否。齊王聞之。以告馮玉。玉因譖維翰有廢立之志。齊王疑之。李守貞素惡維翰。馮玉李彥韜與守貞合謀排之。罷維翰政事。爲開封尹。以趙瑩爲中書令。維翰遂稱足疾。希復朝謁。杜絕賓客。或謂馮玉曰。桑公元老今既解其樞務。縱不留之相位。猶當優以大藩。奈何使之尹京。親猥細之務乎。玉曰。恐其反耳。曰。儒生安能反。玉曰。縱不自反。恐其教人耳

告訐門

唐權萬紀與侍御史李仁緊俱以告訐有寵於太宗。貞觀五年。權萬紀與侍御史李仁緊俱以告訐得寵由是諸大臣數被譴怒。魏徵諫曰。萬紀等小人不識大體。以訐爲直。以讒爲忠。陛下非不知其無堪。蓋取其無所避忌。欲以警策群臣耳。而萬紀等挾恩依勢。逞其姦謀。凡所彈射。皆非有罪。陛下縱未能舉善以厲俗。柰何昵姦以自損乎。太宗默然。賜絹五百匹。久之。萬紀等姦狀自露。皆得罪

太宗惡上封事者多訐人細事

十年。太宗謂群臣曰。朕開直言之路。以利國也。而比來上封事者。多訐人細事。自今復有爲是者。朕當以讒人罪之

裴度諫王鍔家奴告主稷

元和十一年。王鍔家二奴。告鍔子稷改父遺表。匿所獻家財。憲宗命鞫於內使。遣中使詣東都檢括鍔家財。裴度諫曰。王鍔既沒。其所獻之財。已爲不少。今又因奴告檢括其家。臣恐諸將帥聞之。各以身後爲憂。憲宗遽止使者。以二奴付京兆。杖殺之

後漢李嶼僕夫告其主謀反

乾祐元年。初高祖入大梁。太子太傅李崧。皆在真定。高祖以崧第賜蘇逢吉。及崧歸朝。自以形迹孤危事漢權臣。常惕惕謙謹。多稱疾杜門。而二弟嶼。義。與逢吉子弟。俱爲朝士。時乘酒出怨言。云奪我居第家貲。逢吉由是惡之。會李嶼僕夫葛延遇爲嶼販鬻。多所欺匿。嶼扶之。督其負甚急。延遇與蘇逢吉之僕李澄謀。上變告嶼謀反。逢吉聞而誘致之。因召崧至第。收送侍衛獄。嶼自誣云。與兄崧弟義甥王凝。及家僮。合二十人。謀因山陵發引。縱火焚京城。作亂。下詔誅崧兄弟家屬。及辭所連及者。皆陳尸於市。仍厚賞葛延遇等。時人無不冤之。自是士民家。皆畏憚僕隸。往往爲所脅制

後周徐台符請誅誣告者

廣順二年。翰林學士徐台符。請誅誣告李崧者葛延遇。及李澄。馮道以爲屢更赦。不許。王峻嘉台符之義。白於太祖。收延遇。澄。誅之

反間門

漢王捐數萬斤金間楚君臣

三年。漢王謂陳平曰。天下紛紛。何時定乎。陳平曰。項王骨鯁之臣。亞父。鍾離昧。龍且。周殷之屬。不過數人耳。大王誠能出捐數萬斤金。行反間。間其君臣。以疑其心。項王爲人意忌信讒。必內相誅。漢因舉兵而攻之。破楚必矣。漢王曰善。乃出黃金四萬斤。與平恣所爲。不問其出入。平多以金縱反間於楚軍。宣言諸將鍾離昧等爲項王將。功多矣。然而終不得裂地而王。欲與漢爲一。以滅項氏而分王其地。項羽果意不信鍾離昧等。楚圍漢王於滎陽急。漢王請和。割滎陽以西者爲漢。亞父勸羽急攻滎陽。漢王患之。項王使使至漢。陳平使爲太

牢具舉。進見楚使。卽佯驚曰。吾以爲亞父使。乃項王使。復持去。更以惡草具進楚使。楚使歸。具以報項王。項王果大疑亞父。亞父欲急攻下滎陽城。項王不信。不肯聽。亞父聞項王疑之。乃怒曰。天下事大定矣。君王自爲之。願請骸骨歸。未至彭城。疽發背而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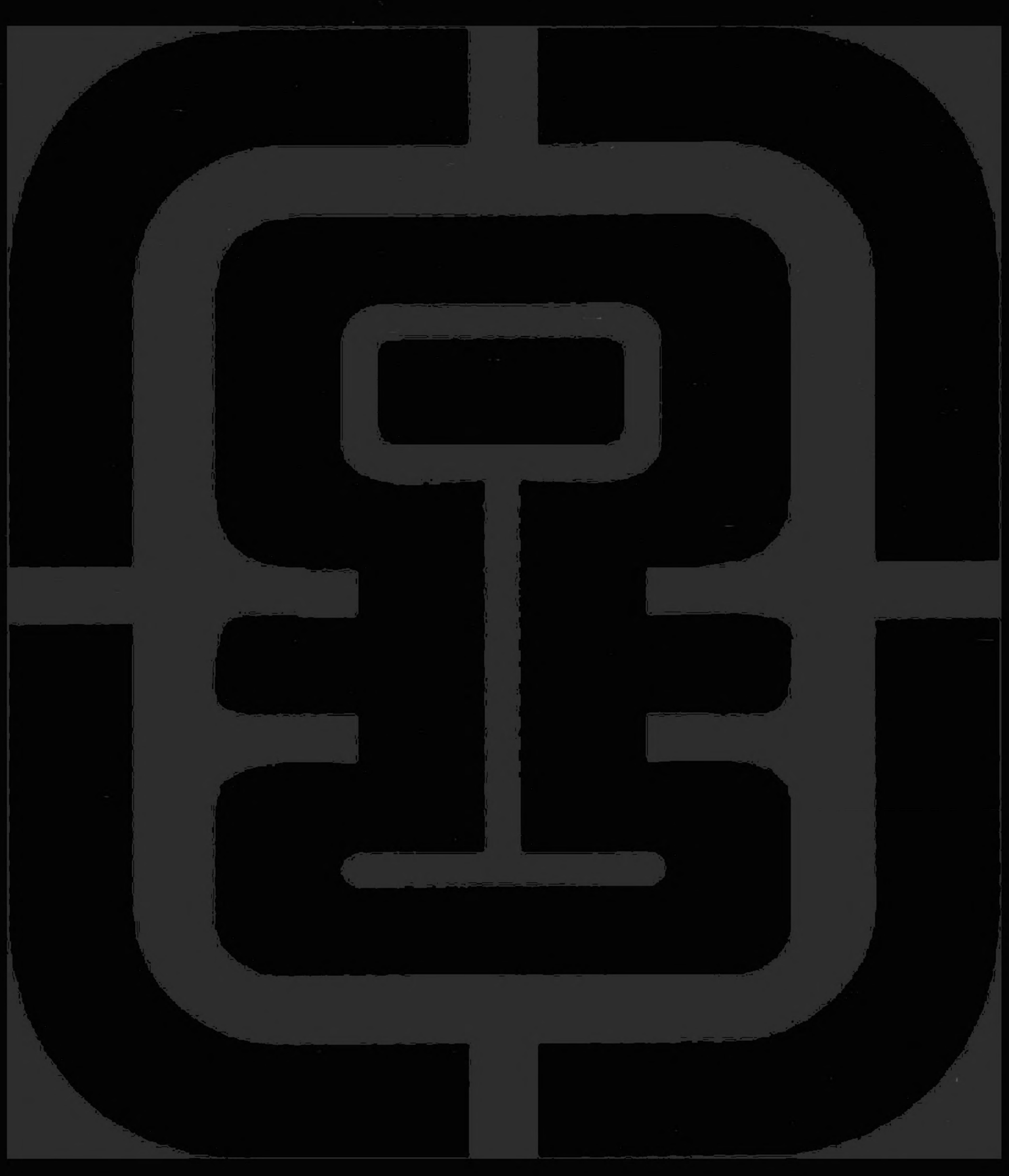
北魏世祖不以反間疑王慧龍

宋元嘉八年。魏以王慧龍爲滎陽太守。慧龍在郡十年。農戰並修。大著聲蹟。歸附者萬餘家。文帝縱反間於魏。魏世祖聞之。賜慧龍書曰。劉義隆畏將軍如虎。欲相中害。朕自知之。風塵之言。想不足介意

吐蕃離間李晟等

唐貞元三年。德宗遣中使王子恒。齎詔遺尚結贊。至吐蕃境。不納而還。渾瑊留屯奉天。尚結贊至故原州。引見崔漢衡等。曰。吾飾金帛。欲械瑊以獻。贊普今失瑊。虛致公輩。又謂馬燧之姪弇曰。胡以馬爲命。吾在河曲。春草未生。馬不能舉足。當是時。侍中虔河掩之。吾全軍覆沒矣。所以求和。蒙侍中力。今全軍得歸。柰何拘其子孫。命令弁與宦官俱文珍。渾瑊將馬寧俱歸。分囚崔漢衡等於河廓鄯州。德宗聞尚結贊之言。由是惡馬燧。以燧爲司徒。罷其副元帥節度使。務吐蕃尚結贊惡李晟。馬燧。渾瑊。曰。去三人。則唐可圖也。於是離間李晟。因馬燧以求和。欲執渾瑊以賣燧。使并獲罪。因縱兵直犯長安。會失渾瑊而止

荆南高季興間楚高郁

後唐天成四年。初楚王殷。用都軍判官高郁爲謀主國賴以富彊。鄰國皆疾之。高季興屢以流言間郁於殷。殷不聽。乃遣使遺知政事希聲書。盛稱郁功名。願爲兄弟。使者言於希聲曰。高公常云。馬氏政事。皆出高郁。此子孫之憂也。希聲信之。屢言於殷。稱郁奢僭。且外交鄰蕃。請誅之。殷曰。成吾功業。皆郁力也。汝勿爲此言。希聲固請罷其兵柄。乃左遷郁行軍司馬。郁謂所親曰。亟營西山。吾將老。猘子漸大。能咋人矣。希聲聞之。益怒。明日矯以殷命殺郁於府舍。牓諭中外。誣郁謀叛。明日吏以郁死告殷。拊膺大慟曰。吾老耄。政非已出。使我勳舊。橫罹冤酷。既而顧左右曰。吾亦何可久處此乎

卷十六終